

我舍弃了我的身体

【Summary】“人这一生有且只有一个目的——找到自己。”

【正文】：

01.

五条悟来到卡座的时候，约他出来的这堆人已经喝上一会儿了。一个服务员刚好过来收走桌面上几个空掉的啤酒瓶，一边向他鞠躬一边嘴里念着什么，音乐太吵了根本听不清。在卡座上坐着的几人看见五条悟走过来，老远就开始挥手。

五条悟点了点头，走过来的三步里看着他们十来个人滑稽地快速调整着位置，腾出中间的一个空位。卡座里的一个女孩儿迅速找服务员要来一个新杯子，最先招呼着五条悟坐下的男生向服务员要来点单的平板，接着谄媚地递到五条悟面前。

五条悟低头瞥了一眼，看见人直接把酒单划到香槟一栏，没什么反应，随便在花花绿绿的图案中点了一个，便让人把平板收走，以及别靠自己那么近。

坐他旁边这位表情僵了一下，随即又笑呵呵地把平板还到服务生手上，也听话地往外坐了坐，因此五条悟左右两边都空出来了半个人的距离。五条悟长腿一抬，放在台上，运动鞋放上去时还踢到一个酒杯，他也毫不在意，自然有人紧张地站起来收拾。他又看了眼坐在最外侧夹着根烟的家入硝子，家入察觉到他的眼神朝他点点头，吐出一口烟雾，接着视线转向DJ台，没再继续和他有任何互动了。

旁边的人显然不想放过和五条悟见面的机会，一口一个少爷，问他从美国回来有多久了。

五条悟拉了拉嘴角，进入室内后他也没有取下墨镜，但他嫌恶的态度就算不通过眼神，也能很快传达出来。

“山下，”家入硝子叫了声那家伙，“五条这周刚回来，还在倒时差，你就别烦他了。”

“对啊对啊，”旁边立马有人装作体贴地附和道，“人家能来就是给你面子了。”

“我这不是关心他吗？”山下倒也没什么尴尬的，刚好趁这个机会又倒了杯酒，举了起来，“那好，我也不废话了。我们大家自从高中毕业后已经很久没有像这样聚上一次了。尤其是像五条同学，去了遥远的美利坚，我们想见一面都难啊！”

说到这他顿了顿，想拍拍五条悟的肩，但被他侧身躲过去了，于是手绕了一圈握成拳头，最后放在桌面上。

“这次回日本准备待多久啊？后面有聚会你还能来吗？”他看向五条悟。

“想待多久待多久，”五条悟毫不避讳地说，“我休学了。”

“啊，怎么回事啊？”旁边有个女生一脸惊讶地问道。

“没怎么回事，就是想休学了。”

“诶——”

“好啦好啦，这些都不重要！”山下赶紧把话题拉回来，朝那个还有点不依不挠的女生挤眉弄眼，敲了敲手中的杯子，“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聚到一起了，来，敬重聚！”

“敬重聚！”卡座里其他人都端起杯子，异口同声地说。

五条悟没有举杯，他看着周围这群算不上熟识的朋友，当初高中的时候他就不喜欢和人交往，唯一往来密切的，还是因为家族联络中熟识起来的家人。不过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和家人都不是那种会和人深交的类型，于是如今彼此之间，也只剩重要节日的偶尔问候罢了。

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答应这样的聚会，回到日本后，也不见得和美国的日子有多大区别。他还是一个人住，还是不会去上课，不会和家族联系，不会和任何人联系。

难道真的是太无聊了才会答应这样的聚会？

五条悟仰头看着天花板上变换颜色和方向的彩灯，有一搭没一搭地想。

少爷少爷的叫真的恶心死了，不就是希望我来了能开上两瓶贵点的酒吗？

看来自己真的得找点事做。

不然真的，太无聊了。

酒一瓶一瓶地喝着，除五条之外的其他人倒还聊得其乐融融。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正和男友回短信的一个女生突然看见弹出来的一条新闻，拉长声音抱怨道：“什么啊，怎么又有杀妻案啊！”

“什么什么，让我看看。”坐她旁边的闺蜜把头伸过去看，“嘶，真的欸，就在池袋这边，警方已经通报了，还是现场抓获呢。”

另外几个人也掏出手机看到了这条新闻，并开始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

“唉，要我说，还是现代人压力太大了。”

“这跟压力大有什么关系？压力大就可以杀妻吗？”

“欸欸欸，你急什么急，我又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最近的杀人案变多了。”

“是吗？”

“诶，你别说，好像真是。我记得上周，就上周，我家附近就有个家庭主妇把家里人都杀了，听说死的人里还有两个在上小学的儿子呢。”

“我没看到报道啊。”

“总不可能出一个杀人案给你报道一个吧，我也是刚好住在附近才知道。那个家庭主妇我还见过两面，之前陪我帮奶奶买菜的时候，她还会告诉我什么时候的鸡蛋会打折呢。挺温温柔柔的一小个子女人，谁能想到呢？”

“看，我说的吧，而且杀人案确实变多了。你看我收藏的这些报道，光这半个月报道出来的就有四起了。”

“咦，你这个变态。你一天关注这些干嘛？怎么，你有一天也想杀人啊？”

“喂喂，你可别污蔑我。我只是关心社会事件罢了。”

“关心社会事件可不等于收藏杀人犯的帖子哦。”

几个人笑作一团，全然没有讨论生死之事的感覺。

“等等，你们注意到了吗？就是刚刚这个杀妻案的报道啊，里面犯人声称完全没有案发时的记忆。”比较细心的，注意到报道里的其他内容。

“靠，又来这一套，以为装作精神病可以逃脱审判吧。”

“就是就是，那这样我也可以装精神病去杀人了。”

一直没怎么参与对话的家入硝子突然出声了：“没那么容易，一个一直以来的正常人如果没有遇到重大变故一般是不会突然变成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的。况且声称失忆，他想打什么牌，解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吗？司法精神鉴定的过程很严苛，可不仅仅是自述和测评就行，还要研究罪犯的过往经历、人际关系以及家族成员的精神病史。”

“对哦，这些事硝子应该最懂了，人家父亲可是警视监呢。”

家入硝子轻轻笑了笑，也没说什么，把烟头熄灭在烟灰缸里。

“好无聊啊！”沉默地听了这么久的废话，五条悟突然一拍大腿，坐直了身子，惹得周围的老同学们都看了过来。

“我想走了。”说罢，他便站了起来，说了声借过，其他人便都乖乖站了起来给他让位。

好像因为无聊而终止社交是什么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买完单后，五条悟站在夜店门口打了辆出租，上车后便摇下车窗感受着风呼呼往脸上吹。刚才点的香槟上来后，自己也跟着尝了两口，远没有到醉的地步。他上车前看了眼手机，凌晨一点四十五，现在已经是夏天了，如果再晃个几小时说不定天就亮了。实在不想回家，家里面什么也没有。

他把目的地选在了三浦海岸，出租车开过去都要接近两个小时，等终于到的时候他已经困得不行了。找了个没人看见的地方钻了过去，来到海岸边。这个时候没有游客，没有飞鸟，什么都没有。只能听到海浪扑上沙滩唰唰的声音，他在这样蔚蓝的漆黑中仰躺在沙滩上闭上眼，不知不觉就睡了一觉，等到醒来的时候，已经可以从远方的海岸线看到白色的天光了。

他于是坐了起来，抱着双腿，取下墨镜，专心致志地盯着那逐渐上升的天光。

就在那抹橙红逐渐从海天交会的地方染开来时，他的视野里闯进一个人的身影。

那人远看过去就是个黑色的小火柴人，留着长发，沿着沙滩走。他没有穿鞋，就这样赤着脚走在海浪刚刚好能冲刷到的地方。他就这样专心致志地走着，好像已经围绕着整个大海走了一圈似的。五条悟的脑袋开始迷迷糊糊地想，这人是从哪里过来的呢？是从另一侧的岸边，还是从海里走出来的呢？他又要到哪里去呢？

他就这样静静地观察了这男人好一会儿，连太阳是从什么时候升起来的都没发觉，等到回过神来时天已大白，他仰头寻找着太阳，却只看见层层云。

五条悟有些不爽，于是他站起来，朝那个男人在的地方走过去，想去质问他为什么要闯进自己的视野，打搅这样好的风景。

还没等五条悟走近，那人突然像脱力一样跪倒，头埋在地上，黑发像海藻一样凌乱地垂下，五条悟吓了一跳，犹豫了一下，还是插着兜走了过去。

“喂。”他走到那人面前，弓下身子喊他。

对方没有抬头。

“你是谁？”这是那人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接着男人抬起一只手，举在半空中。

“哈？”五条悟不明白，但仍鬼使神差地握住了那只手，使了使劲，想要把他拉起来。

那男人一边站起来，一边抬起头，五条悟才发现他在哭。湿气在那一刻透过无意间落在手背上的眼泪钻进了他身体内部，钻进了内脏无知觉的地方。此后当他每一次觉得夏油杰生性残忍的时候，便会回想起由那滴泪唤起的涟漪，便顿觉他内核是如此温柔。

02.

他们坐在回去的出租车上。

五条悟这时看着坐在自己旁边沉默寡言的男子，对方两只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视线一直盯着窗外。他的脚上现在穿了一双拖鞋，是上车前五条悟给他买的，还带着他去冲掉了脚上的沙子。

五条悟也顺着对方的视线，盯着那一侧的窗户外面看。

车窗外是不断向后退去的街景，现在已经早上七点了，街道上的人渐渐多起来。越往城中走，车辆也变得多起来。

在又一次停下，等待红灯变绿的时候，五条悟回想起他与这位神秘青年的对话。

在他把摔倒在海岸边的青年扶起时，他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待对方站稳后，他才如梦初醒地松开手，海风带来咸湿的雾气弥漫在他们两人之间，随着太阳往上升，雾气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渐渐淡去。青年的脸庞也在他的眼前渐渐清晰，那是一张没什么表情的脸，但那种空白又不是冰冷，反而是空洞。好似一片不会激起任何波澜的平湖。

他黑色的长发有些打湿了，发尾还往下滴着水，几缕发丝黏在他的侧脸，弯弯绕绕的。

无言中潮水扑在他们的脚上，在对方的赤脚，以及自己的运动鞋上。

靠，进水了。

五条悟暗骂了一句，往沙滩上坡走了几步，看着愣在原地不动弹的青年，又朝他喂了一声。

“你干嘛呢？”五条悟朝他喊。

青年这才把目光移向他。

“你还好吗？”五条悟把手在那人眼前晃了晃，接着又拖长了声音问道，“你——还——好——吗——”

青年眨了眨眼，神色有些不解，但看起来是清醒的，身上也没有奇怪的草药味道，不像是吸食了违禁品。甚至与之相反，青年身上只有大海的味道，好像他是从海里来的一样。

“你是谁？”对方又问了一次。

这下五条悟不耐烦了，叉着腰反问他：“你是谁？”

那人却愣了很久，一会儿看看天空，一会儿看看大海，最后把视线落在五条悟脸上，只说出一句：“我不记得了。”

之后，好像怕五条悟理解不了他的话似的，青年又补充道：“我是谁，我不知道。”

后面他便几乎保持沉默了，虽然如果五条悟说话他也会回答，但从来不会主动开口。

飞鸟从头顶掠过，留下回荡在高空的叫声。五条悟挠了挠头，努力以一种轻松的语气问道：“你要去哪里？”

“我不知道。”对方回答。

“……要不要去我家里坐坐。”五条悟一边用鞋尖刨着沙子一边若无其事地问。

对方眨了眨眼，花了好一会儿时间来处理这句话。他看着五条悟的眼睛，五条悟也大大方方地看着他，毫无羞怯尴尬之意。

“好。”青年很快应了下来。

而现在，他们两人就坐在去往五条悟家方向的出租车的后座两侧。

快到公寓附近的时候，汽车经过一座桥，桥上有不少穿着统一制服的人，手里或抱着募捐箱，或举着写了大字的宣传标语。他们齐声高喊着押韵的口号，关于人类，关于命运什么的，总之是希望给教会捐钱。

出租车很快开了过去，因此五条悟没来得及看清，只认出牌子上一两个字，那些人好像是来自叫什么星的教会。

“这是新兴起的教会吗？”五条悟嘟囔道。

“你对此感兴趣吗？”青年转过头来看他，这是他第一次主动搭话。

“诶？教会吗？没有，完全不感兴趣。”

青年嗯了一声，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等五条悟推开房门，跟在后面的青年说了句打扰了后，也跟着走了进来。

“门要关上吗？”他向五条悟确认。

五条悟点点头：“关上吧。”

他看着五条悟在玄关脱掉鞋子，换了双拖鞋往里走。走了两三步才突然想起来，回过头来看看还站在玄关有些不知所措的青年。

“对了，我家没有多的拖鞋，你就直接光脚进来吧。”

青年得到首肯后才有所行动，脱掉了五条悟买给他的那双拖鞋，抬脚走进了客厅。

“我给你找身衣服吧，你现在的衣服应该不能穿了吧。”五条悟指着他身上半干的皱皱巴巴的衣物。

“哦…好…谢谢。”

五条悟说完便走去卧室，在衣帽间里翻找了一番，给对方拿了件自己早就不穿的白色短袖和运动长裤。

“浴室在那。”他指了指方向。

“我没比你高多少，我们身材应该差不多，你就穿这个吧，这套就送你了。”他说着把手里的衣服递给青年，“不穿内裤也没事吧，你要是介意我也没办法了。”

“可以的，都可以的，非常感谢。”青年接过衣服，平静地予以感谢。

五条悟把侧后方的垃圾桶用脚踢到青年面前：“换下来的脏衣服就直接扔进去就行。”

青年低头看了眼垃圾桶。

“舍不得吗？”五条悟躬下身子瞅他的表情，“你不是想自杀吗？扔掉自己的衣服会舍不得吗？”

青年重新抬起头看着他，表情有些松动：“我没有要自杀。”

“是吗？那你浑身湿漉漉地出现在海边，不是想跳海吗？还答应一个陌生男人的邀请，随便到他的家里？”

青年没有说话，沉默的脱去外套，把它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里。

五条悟表情变得满意，他瞥见对方外套的标签上好像有什么绣上去的字。因此捡了起来，把揉成一团的标签细细展开，念出上面的字来——

“夏油杰。”

面前的青年肩膀微微颤了颤。

“这是你的名字吗？”五条悟笑着问他。

“或许是吧，”夏油杰这样回答着，做出了一个只有八点档肥皂剧里才会出现的动作——他揉了揉太阳穴，“我不太记得了。”

五条悟把那外套重新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里：“我来帮你找回记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夏油杰问，即使他还有更多的话想说。比如他的记忆并不重要，他的过去无足轻重，他已经是个舍弃了身体的人，他已经变成了鬼，而鬼的记忆是不重要的。但他不会说出这些令人发笑的戏言，因为鬼是无魂无骨的，可他仍旧能够被触碰到，夏油杰仍旧是人。

“我太无聊了。”五条悟自然而然地答道。

“你要知道，我对你来说也是个陌生人，你邀请我来你的家，你主动说要帮我。你不怕吗？”

“怕什么？”

夏油杰皱了皱眉，似乎在责怪对方缺少的戒心：“我是骗子，是劫匪，是小偷，是杀人犯，是邪教徒。”

五条悟笑了笑：“那你怕不怕我是骗子，是劫匪，是小偷，是杀人犯，是邪教徒？”

“那你是谁？”

“我是五条悟。”他这样说，咧开嘴笑了，露出一个标准照相式八颗牙的笑容。

两人在交换了姓名后，夏油杰去了浴室，五条悟躺在沙发上玩PS5。等到夏油杰洗完后换好衣服出来，他已经打得快睡着了。

“我看到你浴室有一次性浴巾，我就拿来用了。”夏油杰走到沙发边，弯着腰看他。

“用吧。”五条悟点点头，打了个哈欠，揉了揉眼睛坐了起来。

夏油杰已经把头发吹干，柔顺的长发随着弯腰的动作滑下肩头，他把头发半扎起来，留了个小丸子头在后脑勺。他此时穿着五条悟压箱底的旧衣服，可能因为是浅色，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岁，感觉和自己差不多大了。

同时五条悟也注意到，原本萦绕在夏油杰周围的大海的味道也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自己的味道。准确来说，是自己洗发水，以及衣物柔顺剂的味道。

那些东西都是自己回东京前，五条家的人准备好的。五条悟对此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怎么今天才像第一天闻到了味道似的呢？

五条悟手撑在身侧，愣了愣，最后只问出一句：“你哪儿来的皮筋？”

“我原本戴在手腕上的。”

“哦，没太注意。”

下午的时候，当家入硝子到他公寓楼下的时候，他正在和夏油杰聊天。

“你还记得多少事情？”

他们正聊到这个话题，夏油杰把中午吃完的外卖盒子打包好收起来，系了个很漂亮的结：“我不知道，很多事都不记得了。”

“年龄呢？职业呢？”

夏油杰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我原来是做什么的，但我应该已经不年轻了，至少大你好多岁了。”

“我？”五条悟指着自已，“我今年19岁了，还是个学生呢。”

“那就对了，虽然很多事都不记得了，但我肯定已经工作好几年了。”

“你能记得你工作过，但你不记得具体职业了。”

“是的。”他轻轻点头。

这时候门铃响了，五条悟站起来到门边接通，屏幕那边是家入硝子的脸。五条悟按了通过按钮，接着看着家入硝子拉开了公寓楼下的大门走了进来。又等了一会儿，她便敲响了房门。

“回国后没来看过你真是不好意思。”家入硝子嘴上这样说，实际表情没有丝毫歉意，手上提着一盒果子，也不管五条悟收不收下，先放在了他玄关的置物架上。

“本来也没那个必要。”五条悟瞅了眼家入给自己带的长崎蛋糕，猜到这肯定是家入让她带的伴手礼，心底对她的来意也有了几分猜测。

五条悟在东京的公寓并不大，站在玄关就能看见客厅，因此家入硝子还没来得及多寒暄两句，就瞅见了坐在茶几边夏油杰的身影。对方穿得十分休闲，头发也梳得懒散，一副居家的打扮。

“那是谁？”家入硝子压低了声音问，“你什么时候有能住你家里的朋友了？”

夏油杰似乎知道这边在讨论他，站起身朝家入礼貌地鞠了一躬，接着便自觉走到阳台，给予他们谈话的方便。

五条悟解释了一番，先是说自己本着好心收留了这位失忆的神秘青年，接着又说自己其实在亲身做一场社会实验。

“你疯了？”家入硝子直截了当地给出结论，“你根本不认识他。”

“杰也不认识我啊。”

“杰？你们才认识一天就直呼名字了吗？”

“所以说是社会实验嘛，让一个陌生人登堂入室，看看最后我们的结局会是怎样，这不是很有趣吗？”五条悟很是得意地说。

“我也不想管你。”家入硝子知道和五条悟争论毫无意义，便迅速表明了自己的来意，“我来是给你发邀请的，明天晚上，来我家吃个饭。”

“你父母的意思？”

家入硝子点点头：“毕竟你现在住在东京，你回国了，他们当然要招待你。”

“如果我不想去呢？”

“随便你。”家入没有与他多争论的想法，事实上他对于五条悟是否赴约更是毫不在意。她完成了她发出邀请的职业，其它就不归她关心了。这是她处世之道，只要关心得越少，她就能越轻松。

她离开后，五条悟提着长崎蛋糕走回了客厅。

“你朋友不进来坐坐吗？如果你们要聊天我可以出去。”见家入硝子走了，夏油杰拉开阳台的门，探了个头问道。

“不用啦，她就是来传话的。”

03.

*本章可能含有令人不适内容，如有冒犯，烦请退出。

五条悟点了个外卖后就进去洗澡了。桌上家入硝子带来的蛋糕他吃了一块，刚刚又点了份相扑锅，以及另一家甜品店的限定布丁。

夏油杰坐在电视机前换台，窗外这时候下起了雨。电视左侧提示着关东地区强降雨预警，夏油杰知道这是要到梅雨季了。

今年日本的梅雨季有些推迟，他把遥控板放下，走到阳台边，没有拉开门。屋内开着空调，五条悟喜欢把空调温度调得很低，这一点夏油杰很快就发现了。他把这个公寓的陈设观察了个七七八八，很粗糙地推理出五条悟并不常住这里，甚至没有把这里当做家。

大学生的年纪，工作日无事可做，市中心的三室一厅，不在意空调费…

他一边总结着关键词，一边凝望着窗外的雨滴。雨势渐渐大起来了，一些水珠洒进了阳台里面，那边上有几盆枯萎的花。

夏油杰想起自己离开家的那天也下了这么大一场的雨，他的伞忘在了玄关，他也并不想回头去取。在报了警后他就头也不回地走了，走了很久很久。

五条悟从浴室出来的时候打了个冷颤，一边说着好冷好冷，一边抱着双臂，把浴巾搭在脖子上走了出来。他换了个短袖，露出了手臂。

“要把温度调高吗？”夏油杰主动问。

“不用。”五条悟跳了两下，“只是刚刚洗澡水温度太高，一下子没适应，我动动就好了。”

“一冷一热容易感冒。”

“我身体比较好。”

“至少把头发吹干吧。”夏油杰说着指了指五条悟还在滴水的头发。

“我不喜欢吹头发，”五条悟甩了甩脑袋，“反正我头发短，等自然干就好。”

“要我帮你吹干吗？”

“嗯？”五条悟眨了眨眼，随即弯着眼笑，“你是想要讨好我吗？”

“对啊，”夏油杰去浴室拿了吹风机，“我没有钱，又无处可去。如果不讨好你，万一你不愿意帮我了这么办。”

他一边说一边让五条悟坐下来，后背对着自己。

这几句话接得这么自然，五条悟倒一时语塞，干干巴巴地问：“你…真这么想？”

夏油杰张开嘴说了什么，但吹风机也在同时间打开，发出噪音，五条悟没有听见，只能啊了一声。

夏油杰因此又半蹲了下来，贴近了凑到五条悟耳后说。

“我开玩笑的。”声音夹着笑意。

他的手指陷进自己的发丝里，指腹轻轻按压在自己的头上。

五条悟感觉有什么温热的东西缠住了自己，像温泉蛇。他一把抓住夏油杰没拿吹风机的另一只手，后仰着头看他。

“你是个怪人。”他对着夏油杰说，眼神像解剖刀。

“彼此彼此。”

“如果你让我感到无聊，我就不会帮你了。”他捏着夏油杰的手腕使了使劲。

“所以现在的我还算有趣？”夏油杰倒是未有任何反应，像是感觉不到疼痛一样。

“你身上有死亡的味道。”五条悟松开了手，恢复了正常的姿势。

“死亡是什么味道？”夏油杰仔仔细细地帮他吹着头发，耐心地问他。

“我没办法跟你描述，但如果我感受到死亡，我就会闻见它的味道。”

“那你手臂上的疤痕，也是有死亡的味道吗？”

五条悟抬起左手内侧，他换上短袖后，那里的疤痕也露了出来。

“那不是，那只是无聊。”

“方便说吗？”

五条悟撇撇嘴：“其实也没什么不能说的。很简单，就是某个时刻的我拿起小刀，往手臂上一划，结果那次血止不住了。你看这疤痕的样子应该也能看出来。我就只能出门去找最近的诊所。他们一眼就看出这是自残行为，所以报了警。美国就是这点比较麻烦，我不想坐救护车走，但还是被送上警车，被他们拉到了精神病院。”

“嗯。”夏油杰轻轻回应，他的呼吸混着吹风机穿出的热风，在五条悟脖颈后环绕着。

“他们拿走我的外套，我的手表，我感觉我身体的一大部分被剥离了，剩下的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算清楚。很早之前我就有这个发现，那就是我常常对一切感到茫然。”

夏油杰的手轻轻按着他颞上的穴位：“你觉得一切都是空的。”

“是的，一切都是空，一切都是无所谓。”五条悟闭上了眼睛，“我坐在走廊里，茫然地盯着前方白色的墙壁，我不知道时间，因为我看不到钟。那里没有钟。那里的工作人员要给我学校发邮件，但那是周末了，学校不会回邮件。于是他们给我监护人打电话，但是日本那时候是凌晨。他们让我自己联系我的监护人，可医院的座机拨不了国外的手机号，我靠在座机旁，听着话筒里有规律的空响。”

“后来我就静静地在那里坐了好久好久，想了好多好多事情。我想起上一次这样坐着等了好久，是我从京都坐新干线到东京的时候。因为电力问题，列车在路中间停了好久，我当时的当时就在想，如果我从停下的这里离开，我自己甚至都不知道我到哪里了。如果我扔掉手机，就没人找到我了。那样我会自由吗？”

夏油杰的按摩仍在持续，五条悟感到困意更甚，但仍止不住地想要把这段经历全部说出来。

“说回当时吧，我坐在那里。你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吗？说得好听点叫收容所，难听点叫精神病院。我看到了疯子，看到了被警察押进来的人。那里算不上什么安静的地方。我开始还觉得有些悲伤，很快便觉得一切滑稽起来。”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一切是正常的反面，我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小说里读过。但那时却真在我面前出现了。好像我在看什么电视节目，或许我就在一个电视节目里。或许一切都是假的，整个世界都是假的，没有什么是真的。”

“这就是你当时的想法吗？”夏油杰问，话语温柔柔的落下。

我感到…我感到了什么呢？五条悟冥思苦想。

“我感到——时间被拉长，空间被扭曲。我坐在天旋地转的白色瓷砖里，我是我纯洁世界的国王。”

“我明白了。”夏油杰关掉了吹风机，噪音一下子停止。整个世界里只有夏油杰，和夏油杰的声音。

“你明白什么了？”

“你有你的对于有趣的追求，虽然我看得还不是很清楚，但我能够体会。”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而每种追求，都有其一定的意义。”

五条悟转过头，怔怔地看着他：“你一点不觉得我可怕？”

夏油杰摇头，像看孩子一样看他。

“我去过那种地方，我还在那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什么？”

“精神病院。”夏油杰说，“听了你的故事后，我就想起来了。”

“好啊，这样我们就多一条线索了。对了！”五条悟一拍手，站起来，“我明天准备去我刚刚来的那个朋友家里吃饭，本来不准备去的，现在我改主意了。”

“诶，为什么？”

“硝子的父亲是警察，有了你的名字，我或许能帮你找到身份。如果你是精神病院失踪的患者，应该比较好查。”

夏油杰愣了愣，随即点点头：“你说得有道理，那就麻烦你了。”

“完全不麻烦，我喜欢解密游戏，而你就是一款天然的解密游戏。如果你越危险，那就越有趣。”

“我是游戏吗？”夏油杰苦笑。

“所以，你想好了吗？你要住下吗？”

夏油杰点点头。

于是五条悟带着他下楼，去物业门口进行登记，领了个临时通行卡。

办公室里负责值班的保安是两个名字很像的人，一个叫广田，一个叫广志。夏油杰观察了他们打打闹闹互相开玩笑好一会儿，那个叫广田的显然不是东京人，有着比较明显的口音。叫广志的就喜欢拿这个开玩笑。

“你们关系很好呢。”

离开时夏油杰冲他们礼貌地笑了笑，说了这么一句话。

等他们回家后不久外卖也送来了，五条悟把晚上准备吃的布丁先放进冰箱里。夏油杰帮着收拾好餐具。把外送来的生鲜食材摆在一边，把相扑锅放中间热起来。

“谢谢你。”

等五条悟坐下后，夏油杰又一次道谢。

“再说谢谢就无聊了。”

夏油杰便不说话了，他在进食时通常是沉默的，像是被规训得很好。

后来的后来，五条悟问他当时对自己是否于心不忍。夏油杰回忆说，自己确实于心不忍，但还不是在那一天。他和五条悟正式认识的第一天，他还没有做好最后的选择。直到后面真真切切地爱上了五条悟，那时才会于心不忍。

五条悟倒是听得十分自得，把车载音乐的声音又调大了点，和着乐队主唱的声音自己也开始唱起了副歌。

04.

“悟这次回来准备休息多久？”坐在主位的硝子父亲问了这么一句。

五条悟一边刨着碗边的咖喱，头也不抬地说：“随便多久。”

家入硝子坐在他右手边，沉默地吃着自己的饭。

现在是晚上七点，外面天已经黑了，白天下了一天的雨，这时候雨倒是停了，只不过空气还是湿漉漉的。室内没有开空调，虽然谈不上燥热的程度，但即使打开了窗户，好像也是闷闷的。

“啊呀啊呀，孩子想多休息一会儿，别一来就问这种问题嘛。”打圆场的是坐在硝子对面的母亲。

五条悟倒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本来他答应来吃个饭的目的也不是跟人客套的。

“之前就听说过五条家的继承人很优秀，本科就一个人在外国读书本来就很辛苦嘛，回日本就好好放松放松。”说这话的是硝子父亲警局的一个同事，好像是因为最近警局事情很忙，白天两人就一直在忙着工作，吃完这顿饭后似乎这两人还要继续在硝子父亲的办公室里讨论案情。

本来就是家常便饭，兼以问候之意，五条悟无所谓有多少人坐在这个餐桌上吃饭，他只想快点吃完，好找硝子父亲帮忙查杰的个人信息。

五条悟不搭腔后，整个空间只剩下银制餐具偶尔碰到瓷器发出的轻微响声。

“话说回来，硝子啊，你们警校对最近几起杀人案是怎么看的啊？”那位同事见其中一个小辈不说话，便把问候目标转向另一个小辈。

“木村，”硝子父亲严肃地叫了那人一声，“不是告诉你工作上的事不要拿到餐桌上谈吗？”

“哎呀，我不是也想问问年轻人的意见吗？硝子未来应该也是会进警局工作吧，提早锻炼思维嘛。”

家入硝子没说话，嘴里那口饭嚼了好久硬是没吞下去，五条悟倒是在这时候开口了：“什么杀人案啊？”

“诶，五条君不关注社会新闻吗？”

“完全不会看新闻。”五条悟老老实实摇头。

“噢噢，那你感兴趣吗？感兴趣可以听听看哦。对了，这个能讲给他听吗？”

硝子父亲想了会儿，点点头：“反正媒体已经报道得差不多了。”

“明明是请悟君吃饭的，你们怎么又聊起工作了。”硝子母亲倒还想把话题拉回正常的聊天范围内。

“唔，没事啊，”五条悟放下勺子，“可以听听看，反正也没什么其他事。”

那位同事便接着讲起来：“就是最近东京好几个地方出现了杀人案，杀人案倒是没什么奇怪的，但半个月里其中四起凶手都是现场立即抓获，但都声称失去了记忆，对案发时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好像这四起案子冥冥之中有什么联系似的。”

“诶，硝子，上次我们同学聚会那些人是不是提到过这个啊。”五条悟转过头看他专心用餐的老同学。

家入硝子点头：“嗯，就前两天最新的那个案件出通报的时候。”

“看嘛，我就说你们肯定还是有关关注的嘛。”

五条悟单手撑着下巴，打了个哈欠：“所以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凶手不是都被抓住了吗？检测一下他们精神是否正常，如果是正常人的话那就肯定在说谎吧。”

“这就是奇怪的地方了，”硝子父亲接过了话头，“这些凶手此前此后都没有精神异常的行为，但经过多种手段分析，他们也不是在说谎。”

“这一点媒体还不知道，所以是超级机密，要保密哦小少主。”那位同事眨了眨眼。

五条悟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没什么泄露的打算。”

“是邪教吗？”硝子突然出声，“我是说邪教洗脑杀人什么的。”

“可惜目前没有查到各个案件凶手之间有什么联系，也没有查到什么奇怪的宗教活动。”

“邪教？”五条悟突然念叨了一遍，脑袋里闪过什么模模糊糊的影子，或者说一个念头，但究竟只是一闪，很快就过去了。

“怎么了？”只有离他比较近的硝子听见他的嘟囔，因此转头看了他一眼。

“没什么。”五条悟忙摇摇头，“但既然凶手已经抓到了的话，对于警局来说应该可以结案了吧。至于凶手是否能以正常人还是精神病患者接受审判，应该是检察官操心的事情吧。”

“话当然可以这么说。”硝子父亲倒是没有反驳。

“但万一这样的凶案持续发生呢？”硝子把盘里最后一点米粒吃进嘴里，语气不带起伏地说，“我想警局应该在担心这个。”

“很敏锐啊硝子，不愧是警视监的女儿呢。”那位同事夸赞道。

五条悟没特别把这段对话放在心上，对他来说，追寻凶手已知的杀人案，果然还是没有追查杰的身份有意思。

等到几人用餐得差不多了，几名男性离席后，家入硝子便和她的母亲收起桌上的餐具。五条悟跟着家入硝子来到洗碗池旁，看着老同学卷起袖子，但自己也没有一点帮忙的意思。硝子父亲已经和他的同事回了办公室，他在思考到底是从硝子这里入手问呢，还是直接去找她爸呢。

见一个大高个儿站自己旁边一动不动，猜出他应该是有什么事想说，但看他一副要说不说的样子，硝子顺便问道：“你的那位登堂入室的神秘人呢？”

“哦，你说杰啊。我让他待家里休息了。”正愁怎么切入话题呢，对方倒主动甩出来了，五条悟心里窃喜，语气都变得轻快。

家入硝子的动作突然顿住，洗碗池的水柱仍旧流着，不可置信地抬头看他：“你认真的吗？留一个不认识的人在家？你不怕他把你家搬空吗？”

“杰不会这样做的。”

“你怎么知道？”

“很简单啊。”五条悟说着掏出手机，点了几下，屏幕跳出来的是好几个房间的实时监控录像。里面显示着夏油杰正好好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天气预报。

“你在你自己家里安了监控？”

“刚刚回国就装了。”五条悟面不改色地说，收起了手机，还非常自豪地笑了笑。

“……。”

家入硝子觉得自己算是个心理承受能力非常强的人了，但对于五条悟，她还是会经常无语。这家伙好像天生脑回路就不正常，不管是好不容易申到的常青藤，说休学就休学，还是不知道哪里来的陌生人，说带回家就带回家。现在，一副没心没肺傻白甜男的样子，结果早在家里无死角全面安好了监控。

真不知道该叫他天才，还是该叫他变态。

在告别硝子前，五条悟还是去硝子父亲的办公室提了关于请求寻找夏油杰身份的事情。

走到门口他隐约听到门内的吵闹声，似乎警察内部也对于这些杀人案是否并案还是直接结案有着一定的争论。

五条悟觉得没什么意思便就直接敲门了，表达了来意后硝子的父亲还是很客气地答应了下来，并且还撕了张纸条记下了五条悟所说的名字。

“如果是真名的话，这个名字很好找吧。夏油是个很罕见的姓，我想应该不难查，我会帮你留意的。”硝子父亲是这么说的。

又简单嘱托了两句，五条悟便告辞了。

打车回到公寓楼下时候已经差不多晚上十点，值班的保安只有广田一个人。在等电梯的时候，五条悟听到窗外的蝉鸣，才突然有了已经入夏的意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五条悟就觉得自己对周遭环境的感知变弱了，无论是气温、湿度、明暗、季节，甚至是情感。好像进入了蜕皮期一样，必须得把身上这层皮褪掉，才能再一次如幼年一样，感受到真实的世界。

他推开自己家房门的时候，看见客厅灯还是亮着的，空调也是他喜欢的22度，突然有种恍惚的感觉。这种恍惚感与其说是什么久远的怀念，倒不如说是一种即视感，像黑客帝国里母体的数据错误。好像合该有这么一个人一直在家里等他，那人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在乎，只是在家里等他回来就好。

体表的燥热消失了，那温度倒是钻进了内脏里。

“你回来啦。”

他听见夏油杰的声音从里面传来，但没有看见他的身影。

五条悟稍微愣了一下，嘴里生涩地挤出对他来说有些陌生的词句：“啊，我回来了。”

接着他快速换了拖鞋往里走，看见夏油杰蹲在阳台。

五条悟于是也走过去，走到夏油杰侧后方的位置。夏油杰蹲下来的样子像个蘑菇，后脑勺顶上的小丸子让他特别想戳戳看看。他如此想着，便顺理成章地这么做了。

“你干嘛呢。”夏油杰回头看了他一眼。

“没什么，”他伸出的食指没有撤回，停在半空中，看起来像是对夏油杰发号施令似的，“就是想戳戳看。你呢？你在干嘛？”

夏油杰指责人时的语气倒像嗔怪：“我闲着没事想看看你阳台种的花草，你是怎么养的，都快死光了。”

“哦，好像是吧，因为我不会打理嘛。”五条悟挠了挠脑袋，突然有点不好意思起来。

夏油杰把头转了回去，继续对着其中一盆叶子都快掉光的植物，戳了戳其上仅存的其中一片叶子。

五条悟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主动解释起来：“这是他们布置的，这个房子里的所有家具陈设，都是他们布置好了的。”

“他们？”

“我家里面的仆人管家这些。”

“噢。”夏油杰淡淡地嗯了一声，没有什么反应。

五条悟继续说：“他们的职责本应有浇花，但我知道那只是借口，只是想顺理成章地刺探我的隐私，所以我拒绝了。除了我自己找的清洁小时工，我不会再让其它任何人进这个房子。我也不会养花，所以它们没过多久就都死了。”

“有点可惜。”

“为什么？”

“我原来还挺喜欢花花草草的。”夏油杰是这么说的，话语轻飘飘的。

五条悟觉得，夏油杰的语气永远像松开绳的气球，而往空中飞的气球往往给人很强不安定感，使他内在形成一种莫名的驱力，叫他一定要说更多的话语，要把这个气球给拽下来，砸下来，砸烂在地上也没关系。

“哦，忘了给你说一声，我为了防止家里某些人擅自进入这房子，在每个房间都安了监控。”基于此，五条悟盯着夏油杰后脖子，十分淡然地说。

“哦。”夏油杰仍旧戳着那蔫掉的小草，“好的，谢谢你告诉我。”

五条悟站在旁边等了一会儿，才发现这就是对方的全部反应。

“你不会觉得我很可怕吗？”

“不会啊，”夏油杰这时倒转过来朝他笑了，“悟只是有很强的领地意识。而且，我很感谢悟能告诉我这一点。”

“你早就发现了是吧。”

夏油杰点点头：“因为很明显嘛。”

五条悟撇撇嘴：“我本来也没打算搞得鬼鬼祟祟。对了，我拜托朋友爸爸查你的身份了。”

“谢谢悟呢。”夏油杰说完这句话便站了起来，转身看到阳台的门没关。

“哎呀悟，你怎么到阳台来不关门呢？要是蚊虫都跑进来了怎么办？”他一边说着一边走进了客厅，在那边回头又望着五条悟。客厅的光是暖黄的光，照在夏油杰恬静的脸上。

05.

在等待从警察那边确认失踪人口消息的几天，他带着夏油杰逛了东京好多地方，想看看怎样的景象能让他恢复一点记忆。这样低效又毫无逻辑的探案模式，两人似乎都没有什么异议。与此同时两人的友谊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发展起来。好像直接跳过了相识与相知，任谁看到两人的相处模式，无疑会认为这是一对相处多年的密友。

这样的特点表现为五条悟的无距离感，如果说让一个失忆的神秘青年住进自己家里来已经是一件够奇怪的事情，那让这个人完全渗进自己生活可以说更加诡异。

“想吃甜品了，杰陪我。”

“想逛唱片店，杰陪我。”

“想吃刺身了，杰陪我。”

而夏油杰似乎也没有被五条悟的无距离感困扰到的样子，他要么就是眯着眼静静地笑着，要么就一边说着“好好”，一边点头答应下来。

五条悟偶尔也会想，为什么夏油杰不怕他呢？

他这样想，当然也这么问了。夏油杰倒是反问他：“你为什么不怕我呢？”

说这话时两人刚好在一家咖啡店停下，两人坐在店里面，这个点人还没有很多，窗台边整齐地摆着有肥厚叶片的多肉植物，阳光下看起来绿油油的。五条悟点了个草莓芭菲，夏油杰点了杯茶。

“最坏的情况能是什么？”五条悟用舀了一大勺冰淇淋放进嘴里，“你还能是吸血鬼吗？但你白天就能出门所以肯定不是。那你还能是什么呢？你就是个人罢了。人没什么好怕的。”

“是吗，人没什么好怕的？”夏油杰最喜欢重复别人的话语，并且把它变成问句。

“一个人能给另一个人能带来的最大伤害不就是死亡吗？但我一直盯着你的，你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杀死我。”

“好傲慢啊，”夏油杰端起杯子吹了吹，里面的热茶还很烫，“不过我确实没有杀死悟的想法，也一点不想要伤害悟，毕竟我无处可去，而你是我目前唯一认识的人。”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五条悟的目光灼灼，手臂交叠着放在桌子上，身子往前探了探，两人的距离因此更近了。

所以事实的真相是，两人一边以密友的形式相处着，一边又在内心保持着警惕的距离感，活像两个全副武装的击剑选手，在日常的谈话中前前后后进退着，试图向对方最脆弱不设防的地方刺出利刃。

“什么都不记得了，就连我自己我也不认识了，我只认识你，你现在是我生活中唯一一个有容貌的人。”夏油杰自然而然地答道，笑容满分，毫无破绽。

五条悟笑了笑，好像很满意这样的话，不管是真是假。

在五条悟笑的时候，夏油杰放下了茶杯，转而问道：“其实之前很想问了，你不上学吗？整天在外面乱逛。”

“我休学了。”一答。

“为什么？”一问。

“学校那边认为我精神不稳定，我也乐得有段时间休息休息，就同意休学了。”五条悟耸耸肩。

夏油杰没有接过精神不稳定的话题，歪了歪脑袋，转而问道：“悟是学什么的？”

“你肯定猜不到。”

“嗯？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是随便选的啦，觉得会比较简单。”

“所以到底是什么？”

“哲学啦。”五条悟摆摆手。

“噢，那很厉害啊。”

“那有什么厉害的。”五条悟觉得这样的夸奖很没头没脑。

“哲学很难啊。”夏油杰坚持自己的意见，“我觉得哲学是世界上最难的学科，比什么数学物理都要难多了。”

“我倒是也有辅修数学和计算机啦。”

“什么，真的假的？”夏油杰眨眨眼，“那悟也太聪明了吧，是天才吗？是天才吧。”

“就那样吧。”在这种事情上赢得夸赞对于五条悟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不过夏油杰的话语他倒也挺受用的。倒不是因为他夸奖的方式又多特别，五条悟只是单纯觉得好像在聪明才智这方面，自己似乎能赢过对方，这一点让他很高兴。

他们晚上简单吃了碗拉面就回家了。

回去的路上五条悟正掏出手机回消息，突然想到，回过头看了夏油杰一眼：“你这家伙，一开始身上就没有手机对吧。”

夏油杰跟在他身后，望着不远处开了灯的晴空塔，嗯了一声。

五条悟记得他当时检查了夏油杰身上的衣物，口袋里没有任何东西。一个活人的口袋里再怎么总会装点什么吧。或许是纸，或许是硬币，或许是口香糖。可那家伙身上是真的什么都没有。好像下定决心要彻底失踪，即使被找到时是尸体，也是不愿意透露一点额外线索的吝啬尸体。唯一泄露身份的，或许只有那连衣服主人都忘记的，绣在标签上的姓名。

“没有手机，你的生活没有一点不适吗？”

夏油杰摇了摇头：“我不喜欢现代科技。”

“诶，这是什么原始人发言，可怕。”五条悟做了个鬼脸，但实际没有太在意。

回到家打开电视，又是老一套的观察节目，几个坐在演播厅妆容精致的嘉宾在小窗镜头里做着各式各样夸张的表情，事实上生活中谁会做出那么大的表情啊。就像夏油杰，五条悟心想，在一起形影不离这么多天了，除了浅笑，他几乎没见到这人脸上有什么其它情绪。

“要喝点酒吗？”五条悟这样说着，但已经站了起来，似乎也不是给人拒绝的机会，就这样低头看着对方。

夏油杰坐在茶几边的地毯上，比起沙发，他似乎更喜欢抱着双腿坐在地毯上。这似乎可以说明他原来的家或许是没有沙发的传统日式房间吗？五条悟推测。

“嗯？可以啊。”他抬起脑袋，望着五条悟点头。

这种角度总能让五条悟从夏油杰的脸上捕捉到一点隐藏的稚气。

“喝点酒或许能让你再多想起来什么，不然我们一直这样原地徘徊，毫无进展。杯具在厨房柜子里，帮我拿出来一下，杰。”

“好。”夏油杰也撑着茶几站起来，往厨房走去。

从酒柜里拿出一瓶獭祭二割三分，五条悟边走过来边说：“这也是他们在布置这个屋子时准备的。你说奇不奇怪，明明是给一个不喝酒的人准备的房子，偏偏还要在酒柜里放上几瓶，好像这样一个房子的陈设才完整一样。”

夏油杰稍微找了会儿，找到了用来盛清酒的两套玻璃杯和木杓，也走回了客厅，把杯子放到茶几上：“很多成年人是这样的，茶叶、香烟、酒，似乎这几样变成某种装饰品，而不是消耗品了。”

“对嘛，我就是这个意思。”五条悟把电视里的综艺节目关掉，跑到旁边的架子上抽出一张黑胶唱片，播放起来后回到座位上。

Bossa Nova，轻松的鼓点，跳脱的爵士钢琴，夏油杰想到，和五条悟很像。音乐和人都像夏日海边的柠檬气泡水，冰块丢进去会发出清脆的细小声音。

“我来帮悟倒酒吧。”夏油杰这样说，把玻璃酒杯放进木枡里，接着跪立在地毯上，直起身子，端起那瓶獭祭往杯中倒去。

“诶诶，倒出来了。”看着玻璃杯里的酒已经漫出来了，溢进木枡里，五条悟提醒到。

夏油杰倒是不急不慌，直到溢出酒盛满木枡才停下来，笑着说：“悟总是装作很成熟的样子，其实根本没怎么喝过酒吧。在居酒屋的话，店家都会把清酒倒到盛满木枡的程度，这是表示热情招待噢。”

“我还没到二十岁呢，不知道也很正常。”五条悟开脱道。

“那你这样算犯罪吗？”夏油杰故作惊讶地捂住嘴，“哎呀怎么办，悟要被抓起来了么？”

“闭嘴，反正在便利店买酒也不会让我出示身份证件。”五条悟有些气恼地打断，端起木枡中的玻璃酒杯，仰头一饮而尽，结果不小心被呛到，咳嗽个不停。

夏油杰忙放下自己手里的杯子，轻轻拍着五条悟的背，帮他顺顺气。

等悟顺过气来后，夏油杰也端起杯子抿了一口，接着笑着称赞道：“很久没有喝到这么好的酒了。”

“好吗？很一般吧，也就15万日元左右吧。”五条悟撇撇嘴。

夏油杰没说多的，身子往茶几那边又多靠了靠，一只手撑着下巴，歪着头看着五条悟，半披的发丝从肩头滑落：“想跟悟再聊聊天呢。”

“我们不是一直在聊吗？”五条悟自己给自己又倒了一杯。

“想知道和悟有关的更多事。”夏油杰也仰头喝了一口，清酒的香气在味蕾翻滚着。好久没喝这种低度酒了，往喉咙里吞进去竟然没有灼烧感，让他暗自觉得有些新奇。

“什么啊，是该我帮你找记忆吧，你了解我干嘛呢？”

“悟不希望我了解你吗？”

“……倒也不是这个意思。”五条悟的眉毛皱起来，看起来就像两条拧巴的毛毛虫。

“放心，我懂你的边界感，你的隐私我不会触碰。我想跟你聊聊，你的存在。”

“我的存在？”

夏油杰点点头，继续说：“维特根斯坦说，所有的哲学问题其实都是语义的问题。”

“哲学只是误解语言的副产品，”五条悟接过他的话继续说，“什么啊，你还读他啊。”

夏油杰笑：“我读得很杂。”

顿了顿，夏油杰继续说：“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是互通的，我们用语言定义自己，我们的语义定义了存在。我想问的是，如果让你用‘我是…’造句，你会如何定义自己？”

“我是？”

“没错。”

“我是五条悟。”五条悟不甚在意地说。

“这是你的姓名，很好，非常不错，继续。”夏油杰笑着点点头，鼓励他继续。

“我是……一名大学生。”五条悟稍微思考了下，这样说。

“这是你的身份，或者说职业，继续。”

“我是个男的。”

“嗯，性别，最基本的身份限定词，请继续。”

五条悟看着夏油杰的眼睛，那双眼没有什么其它的情感，那是一双什么也不在意的眼。五条悟稍微思考了一下，觉得说出来也没什么大不了：“我是五条家的继承人。”

“这是你的家庭关系。”夏油杰也并未有什么反应，点头示意他继续。

五条悟突然觉得有些无聊了，随便说道：“我是日本人。”

“这也是你的身份，还能继续吗？”

“啊？还能说些什么？”他不耐烦地问。

夏油杰看着他：“你会用一个品质词定义自己吗？”

“什么意思？”

“你会主动说，我是一个善良的人？我是一个聪明的人？我是一个有着好奇心的人？”

五条悟低头思考了会儿：“刚刚好像确实没有想到……”

“想，你提到了一个词。那你想要什么呢？想要成为什么呢？换句话说，你的欲望，也是构成你存在的重要亚体。比如，我是一个想打败所有人的坏蛋，我是一个想藐视所有人的利己主义者，我是一个想破坏点什么东西的普通人。”

“等等，你越说越玄乎了，我怎么可能想到这么说啊？”五条悟打断他。

“所以说啊，在你的有意识里，品质是排在身份的位面之后，你是先肯定了自己的身份，才会经过我的提醒想起自己的品质，甚至是欲望。如果倒过来，我要你先思考你的欲望，最后再思考你的身份呢？我从来没有说你的身份词高于你的品质词，我是想说一种先后关系，出现在意识领域的先后关系。”

夏油杰这样说着，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

“搞什么啊，这是什么哲学游戏吗？”出现在意识领域的先后关系，五条悟在心中又重复了一遍这句话。怎么感觉，好像还挺有意思的？

“我可搞不懂什么哲学，但你确实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游戏。”

游戏，我喜欢游戏，五条悟心想。不是有这么一句话来着吗，只有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他继而问道：“那杰会怎么形容自己呢？”

夏油杰几乎没有太多的思考：“那我只有一句话可说。”

“是什么？”

“我是一个舍弃了身体的人。”夏油杰平静地说道，脸上的笑意也收起，让人感觉不到开玩笑的气氛。这是一句很认真的话，而且或许是他们认识为止，夏油杰对他说过，最认真的一句话。

“哈？这又是什么意思。你在跟我打哑谜吗？”他伸手上去握住夏油杰的手腕，一下子靠近，“你的身体不是在这里吗？”

“悟。”夏油杰被握住了手腕也不慌张，突然就叫他的名字。

“怎么了？”五条悟皱眉。

夏油杰笑了，戳了戳五条悟的腮帮子：“你的脸好红。”

“啊？”五条悟有些懵，愣在原地，只觉得从夏油杰的指尖为圆心，脸上好像被火烤一样烫了起来。

夏油杰收回手，继续笑他：“噗嗤，你喝酒也太上脸了吧，你还是别喝了。”

“不要！我要继续和杰喝！”

“有点晚了，下次再继续聊吧。”

“下次继续喝！”五条悟把杯中最后一点清酒喝完，把木杓里的也一饮而尽，把手高高地举起，举在半空中晃悠了两下，接着就趴了下来，倒在茶几上睡着了。

“我看你还是别喝了吧。”夏油杰移到他身边摸了摸他的额头，又看了看他的脖子，确认不是酒精过敏。

“这是什么喝了酒就睡着的毛病。”

他笑着，先是起身关掉了黑胶唱片，爵士乐的背景音停下后，接着盘腿坐在五条悟旁边，盯着他熟睡的样子，饶有兴致地看着那白色的睫毛细微的颤动。那一刻夏油杰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在思考要把五条悟作为自己的下一个目标吗？要在这里逗留多久呢？什么时候适合离开呢？好像都不是这些问题，他只是在想，五条悟酒量也太差了吧。

“你的心真是大啊。”他自言自语道。

“说谁心大呢？”五条悟突然毫无征兆地睁开眼睛看他。

夏油杰被吓了一跳，接着又笑：“什么啊，原来你在装睡啊。”

五条悟打了个哈欠，直起身子来：“毕竟你很危险嘛，像蝮蛇一样，谁知道你会在什么时候亮出毒牙呢？”

夏油杰歪了歪脑袋，也不否认，就是笑：“你醉了，你把你心底的话说出来了。”

“是吗？那或许我真该去睡觉了。”他说着，站起来，摇摇晃晃朝自己的卧室走去。

“悟。”夏油杰突然又叫住他。

“嗯？”五条悟回过头来，眼神有些迷蒙。

“如果你希望我离开，我可以马上离开。”

“说什么傻话呢，”五条悟目光澄澈得宛如婴孩，语气认真而坚定，“你还很有趣，不要给我轻易消失掉。”

06.

五条悟起床后走出卧室，发现夏油杰正在厨房弄早饭。

他不作声地走到夏油杰身后，看了一眼灶台。

旁边两个餐盘里已经摆好了烤面包和俄罗斯红肠，平底锅里是正在煎的两个蛋。

“悟你醒了？”夏油杰很快发现了在身后晃悠的五条悟，在说这话时刚好把煎得半熟的鸡蛋铲起来放进盘子里。

“嗯。”五条悟迷迷瞪瞪地伸了个懒腰，走到冰箱，从里面拿出一盒生牛乳，打开盖子仰头喝了一大口。

“你冰箱里就这些食物，我就尽我所能地弄了。”夏油杰关掉灶台的火，端起两个盘子，放到了餐桌上，朝五条悟说道。

五条悟把牛奶拿在手里，关掉冰箱门，走到餐桌旁放下瓶子。接着把椅子掉转个方向，反向坐在木椅子上，双手握住椅背上沿，下巴搭在手指上，前后摇晃着座椅，看着夏油杰。

“我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没头没尾地突然来这么一句话。

夏油杰把叉子递给他，问：“什么啊？”

“你这么聪明，昨天说的话又那么有意思。你的记忆告诉你在精神病院待过，有没有可能，你不是患者，而是那里的医生。”

夏油杰停下了手中的动作，抬高下巴，似乎是在思考的样子。

“啊，或许是吧。”他就这样想了会儿，接着拉开椅子，坐了上去。双手合十说了个我开动了，接着就开始认认真真吃早饭了。

“那你为什么会失忆呢？”五条悟又开始绞劲脑汁起来，嘴里还在嚼切成片的红肠，“难道说你被什么危险的患者袭击了，他把你打晕后绑架，带着你逃离了精神病院。但在途中你激烈反抗后离开了他，却也在打斗中失忆，接着就开始流浪，然后被我那天在海边发现。”

夏油杰放下了手中的叉子，一脸震惊地看着五条悟。

“怎么，难道我说中了？”五条悟眼睛一亮，激动起来。

夏油杰脸上的惊讶逐渐转化为笑意：“啊，不是，我只是没想到，原来悟这么可爱啊。”

“哈？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夏油杰却好像被戳中了笑穴，一下子笑得停不下来了：“对不起，哈哈哈哈……悟……原来想象力这么丰富啊。”

“喂，你严肃一点，我可是在认真分析。”五条悟脸上表情有点挂不住了，恶狠狠地咬下一块面包。

“好的好的……”夏油杰努力忍住笑意，最终还是平复下来了，“对于悟的猜测，我只能说应该不是。”

“哪一部分不是？是医生的部分，还是被患者绑架的部分？”

“唔，我只能说，我都没有印象。”夏油杰略表遗憾地耸耸肩。

“搞什么啊，还是没有新的线索吗？”五条悟有些失望。

“很抱歉，悟编造的故事，我只觉得很可爱，但没有一点能让我回忆起什么的迹象。”

五条悟不知怎么想的，突然一拍桌：“我们去附近的精神病院转转吧。”

夏油杰愣了愣：“你可以进去吗？”

“当然有办法，我永远都有办法。”五条悟眨了眨眼。

等坐出租车来到最近的一家精神病院后，站在门口的夏油杰明显还有些犹豫。他转头看向身侧的五条悟，问他：“你不是讨厌这地方吗？”

“啊？我？我没关系的。”五条悟有些惊讶，“没想到你还会考虑到我的感受。”

“这是很正常的反应吧，毕竟你之前提到那地方有你很不愉快的经历，如果因为要陪我去，而诱发你的创伤，那不如不要去了。”

“拜托，那根本算不上什么创伤。”

夏油杰皱着眉，不知道在思考什么，天空就突然下起细雨。

“啊，梅雨季真的烦死了，”五条悟望着天空，抬起手感受雨滴落下的速度逐渐变快，转而对夏油杰说，“别犹豫了，进去吧。”

在五条悟的提前安排下，他们两人很顺利就拿到了临时探访的牌子。这个精神病院不大，一共只有四层楼高。他们走走停停，夏油杰对着医生介绍栏的一整面墙那里倒是停留得比较久，但最后也没说什么。两人只是安静地在这栋建筑物里散步。

整个医院给人的感觉很舒适，医护人员也很有礼貌，在走廊中遇见他们会鞠躬问好。装修风格甚至可以说是温馨，墙纸是浅绿色的，在儿童区的房间还装饰着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毛绒玩具。

“有想起什么东西吗？”逛得差不多了，五条悟凑到他耳边问。

“暂时没有。”夏油杰摇摇头。

“可以去活动室看一眼，”五条悟停在一张时间规划表与楼层地图前，“这个点好像挺多家伙会在活动室自由活动，要去吗杰？”

一直以来从未提出过反对意见的夏油杰，这次却意外地给出他简短且坚定的回答：“不想去。”

“嗯，怎么了？”五条悟有些奇怪他的态度，不禁疑问。

“悟是抱着什么心情看这些精神病患者呢？他们的活动室对你来说是动物园吗？”夏油杰低着头这样说，“我实在不想抱着轻松的心态去审视他们，这让我有些不适。”

“噢，这样啊，”五条悟看着他，看了一会儿，夏油杰肯定也知道五条悟在看他，但他没有动作，仍旧是低着头。

最后还是五条悟先打破沉默：“算了，当我没说，我们走吧。”

“抱歉，悟，麻烦你了。”

走出医院的时候雨已经下得很大了，两人站在医院门口等车。夏油杰一如既往地保持他谦卑者的姿态进行道歉，五条悟没有立即做出回应，而是看着天上的雨。

“要是出门记得带把伞就好了，这些天还是应该记得把伞随身带着。”五条悟自顾自地说。

虽然是坐车回来的，从下车到进公寓的短短一截路也被淋湿了个透，暴雨总是这样突如其来，在一楼等电梯的时候，雷声也响了起来。白天很难凭借肉眼捕捉闪电，乌云渐渐聚拢，虽然才是下午，但天已经黑了半分了。

回到家时五条悟先把自己身上已经湿透的衬衣脱掉，甩甩沾满雨水的头发。夏油杰也与他差不多的狼狈，他把头发解开，长发已经湿成一缕一缕，搭在肩上。房间内的空气并不太好，走的时候没有开窗通风，现在更加闷热，五条悟湿着脚踏在木地板上就急着去打开中央空调的开关，夏油杰跟在他后面开灯。

两人一个去了主卧的浴室，一个去了客厅边的淋浴间。

夏油杰洗完出来的时候，五条悟也已经换了一身干净衣服盘腿坐在沙发上，腿上放着笔记本电脑敲敲打打。

见他出来五条悟抬头看了他一眼，夏油杰穿的仍然是五条悟扔给他的旧衣服，或者说其实这么些天下来，夏油杰身上没有一件东西不是他五条悟的。

后面的时间五条悟在电脑上集中处理学校和家族邮件，夏油杰则在雨停后把阳台蔫掉的花草给剪掉，帮还有活路的花草松松土施施肥，还把阳台和客厅的卫生基本打扫了一下。

五条悟本想告诉他自己有请家政，但看夏油杰想找点事做，便也没有开口。

到了晚上，五条悟又把昨天没喝完那瓶酒拿了出来，摆在了茶几上。

“今晚还喝酒吗？”夏油杰抬起头看他。

“昨晚你什么信息都没有吐出来，当然要继续了。”五条悟一边这样说，一边指挥着夏油杰倒起酒来。

“你明白自己酒量很差吧。”

“啰嗦，我要和你喝酒！”说完五条悟也坐在地毯上，和夏油杰面对面，中间只隔一张横向摆放的茶几。

但确实如夏油杰所说的那样，五条悟没喝几杯眼皮又开始打架，一副犯困到不行的样子。

夏油杰主动跪立起来说要扶着他去休息，被五条悟一把按了下来。夏油杰这才意识到对方力气这么大，有些惊讶，但最后也只能由着对方。他把客厅的主灯关掉，只剩下暖黄色的壁灯。把空调温度调高了两度。电视声音调小。接着，夏油杰又拿来一个薄毯，搭在已经趴着睡着了五条悟背上。

五条悟睡着了也不老实，一只手伸出来在桌上乱晃，差点把玻璃瓶给弄倒。

夏油杰赶紧把茶几上的东西全部收拾下来放在一边，这下五条悟就能肆无忌惮地晃手了。

在收拾完一切后夏油杰长舒一口气，他很久没有这样照顾过别人了，都快忘记关心别人是什么感觉了。他重新盘腿坐下，一只手撑着下巴，看着五条悟，以及他伸出来的左手手臂内侧的疤。

“这是你的选择吗？”夏油杰问。

五条悟半个头还是埋在右手臂弯里，但露出一双眼睛，像黑夜中等待猎物出动的猫头鹰：“你知道我在装睡？”

“我们都不是笨蛋吧。”夏油杰笑。

“对哦，昨晚已经用过一次这招装醉了。”

“所以悟到底想试探什么呢？”

“看你是否对我心怀不轨。”

“那我这算是通过测验了？”

五条悟不说话，就看着他，好像在生他气一样，但又说不出来生他哪里的气。

“怎么了？”察觉到五条悟变化的情绪，夏油杰歪着脑袋问他。

“我的疤，杰到底是怎么看的呢？”五条悟说着，坐了起来，背后披着的毯子掉在了地上，“杰，如果你真的是医生，如果我是你的患者的话，你会怎样劝导我呢？怎样劝导我停止寻找死亡的气息呢？”

夏油杰看着他认真的神情，知道这不是什么玩笑话可以搪塞过去的话题，他思考了会儿，接着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医生，但你肯定不是什么患者，因为你没有任何问题。这只是你的方法，每个人有自己处理消极情绪的方法。喝酒、抽烟、自残自伤。这些都是平等的方法。况且，每个人都有一种导向自我死亡的神秘冲动。”

“所以，夏油医生，自残自伤并不是问题？”

“当然。对你来说有用的，就是好的方法。”

“哈哈哈哈，你果然不可能是医生吧，怎么会有医生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五条悟的酒似乎醒了，拍着茶几就要站起来，“那么，夏油医生，如果我对死亡的冲动导向的是他人呢？”

夏油杰笑了：“当然了，这也没有任何问题。”

之后发生的事到底是什么呢？五条悟尝试着回忆，他跨过了茶几，不对，好像还推倒了。他把夏油杰压在身下，自己本来是想抱住他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便开始吻着他了。

这是他第一次学习亲吻，他轻轻咬了咬对方的下嘴唇，又伸出舌尖抵住对方开始还紧咬的牙关。很快，夏油杰便像是想清楚了什么似的，不再抵抗。

“接吻是有节奏的，不是靠嘴巴用力。”间歇中，夏油杰的声音混杂着笑意在耳边响起。

面对对方的余裕五条悟有些生气，焦急中扯到了夏油杰的头发，因此对方的表情有了些动容，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夏油杰表情上直观的痛苦，即使这样的痛苦是自己压到他头发带来的。

“喂。”夏油杰拍了拍他的手臂，五条悟才如梦初醒般抬起手，松开被压住的头发，之后便又继续较劲似的吻了上去。

有节奏是吧，不靠嘴巴用力那就是舌头用力吧。

在亲吻中他感到一阵晕眩，他明白此时的晕眩是由于大脑缺氧导致的神经性欺骗，也明白是酒精麻醉带来的附加作用。晕眩中他感到一股强大的吸力，五条悟不明白，他已经踏入一场漩涡里。

第二天起床的时候五条悟对着天花板发了好一会儿呆，旁边早已没了另一个人的温度。这让他犹豫了一下，昨晚究竟是现实，还是梦境。还是在看到垃圾桶里的避孕套后他才确定，而后揉着太阳穴走出了卧室。

“杰，今天早饭吃什么？”

他像往常一样起身往厨房走去，却没有看到夏油杰。

他快步走到客卧，床铺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没有夏油杰。

客厅没有、洗手间没有、杂物间没有、阳台没有，这个屋子很小，藏不下一个人，因此夏油杰的确是消失了。

“如果你希望我离开，我可以马上离开。”

脑中突然响起前天晚上夏油杰对他说过的这句话。

五条悟孤立无援地站在客厅，握着不知道能打给谁的手机，茫然地环顾着四周，直到输入密码的声音后开门声响起，夏油杰推门进来，他才好像被救上岸的溺水者，终于松了口气。

“你到哪里了？”他苍白着脸色，尽量保持正常语气问道。

“想起了一些事情，所以出门走了走。”夏油杰边脱鞋子边说，“怎么了，这副表情？”

“想起了什么？”

夏油杰走到他身前，摸了摸他的头，主动上前亲了亲他的嘴角，微笑着说：“只是一些模糊的影像，等我整理清楚了再告诉你。”

下午的时候五条悟实在憋不住了，给家入硝子打了个电话，向她催促道：“过了几天了，有没有查到杰的身份信息啊？”

“忙着呢，今天又出了个案子了，好像就在你家附近，不对，这不就是你那个公寓吗？”

“什么啊。”

挂断电话后五条悟收到了家入硝子发来的新闻链接，新闻标题——“东京！杀人犯病毒？”。点进去一看，的确是在自己现在住的这栋公寓发生的杀人案，一名保安在上班期间，用灭火器砸死了自己同事，并被当场抓获。报道里还写，这已经是东京市区半个月来第五起杀人案，让人疑惑，是否有什么杀人犯病毒在城市蔓延。

五条悟拿着手机走到阳台：“杰你知道这个事吗？”

“什么啊？”夏油杰正在抽一支烟。

他把手机里的新闻报道拿到夏油杰面前。

“什么时候的事？”

“好像就是今天，就在我们公寓楼下，一个杀人案就这么近的发生了。”看夏油杰没什么反应，五条悟又接着说，“杀人的保安就是当时我带你去办出入卡时遇见的那个，你有印象吗？那个叫广田的，他好像把另一个保安，那个叫广志的杀死了。”

夏油杰点点头，但又好像不甚在意。

“谁能想到呢？”他吐出一口烟雾，掸了点烟灰到其中一个花盆里，“他一定有他的理由吧。”

五条悟盯着他，似乎要把他盯出一个窟窿。

良久，他才开口，却是另一个毫不相干的话题：“对了，你什么时候买的烟？”

“今早出门买的。”夏油杰回答。

“你原来还抽烟吗？”五条悟觉得自己的声音干干巴巴的，肯定不太好听。

“偶尔会抽一点。”夏油杰这样说着，朝他笑。

07.

五条悟在逛街的时候看中一个盖子上有着个雪白瓷兔子的茶杯，不禁停下了脚步，从货架上取走，拿在手中好好端详了一会儿。

夏油杰也跟着停下来，笑着说：“悟是爱丽丝吗？”

“哈，你在说什么？”五条悟没弄明白他又把话题扯到哪儿去了。

“会被可爱的白色兔子吸引，然后跟着兔子先生跳进洞里，也不管那个洞里到底有什么。魔鬼般的好奇心，悟难道不是爱丽丝吗？”夏油杰如此解释道。

五条悟知道他在暗示什么，把手中的茶杯不由分说地塞到夏油杰怀里：“那你的意思是说你是兔子了？给你，这是送你的杯子，以后可以用这个喝水咯，兔子先生。”

夏油杰笑着接过那个茶杯，也拿起来好好看了看，眉眼弯弯，一副非常开心的样子：“那真是谢谢悟了。”

茶杯上那个瓷兔子两只毛茸茸的耳朵竖起来，和眼前便利店门口的兔子广告简直一模一样，只不过这是个软糖广告。

“你怎么突然约我出来？”家入硝子跑到吸烟区屋檐下，把伞收了起来，往另一边甩了甩水，问道。

五条悟这时候才回过神来，把目光从兔子图案的广告上移开。

“这梅雨季真是麻烦啊。”家入硝子见五条悟也不急着说话，自己先点了一支烟。

自己刚好下课，五条悟约她约得急，她便让人在自己学校旁的街道的吸烟区等。同样在这里手夹香烟的大多是些手提公文包的上班族，有的或许是同伴，一边吸烟一边交谈着天气与工作，有的一个人拿着手机滑来滑去。五条悟不是烟民，所以家入硝子也没多余问他是否要来一根。

五条悟开口：“还是关于杰的事。”

“我不是告诉过你我父亲他们现在很忙，没空帮你查失踪人口吗？”家入硝子换了只手拿烟，另一只手摸出口袋里的手机，她某位大学同学正在联系她，她单手打着字，回复对方自己正忙。

“还是那些杀人事件？”五条悟问。

“嗯，数量有些频繁，影响很不好，所以他们头大。”家入硝子说完刚好收起手机，看向五条悟。“杀人犯病毒”的新闻一出，警察内部乱得跟一锅粥似的，也不知媒体哪来的消息，把几起案子串在一起报道，一下子各种阴谋论甚至都市传说都涌了出来。

“噢。”五条悟淡淡地回应了一声，让人很容易发现他的奇怪。

家入硝子吸了口手中的香烟，侧过来的身子看他：“你们还住在一起？”

“嗯。”他点点头，没有丝毫犹豫或是隐瞒。

“你是真的想玩解密游戏，想进行社会实验，还是你对他着迷了？”见他一副兴致缺缺的样子，家入硝子半开玩笑式的说。

五条悟也侧过脸转向她，看着她，也不说话。

家入硝子感觉自己大概猜到了什么：“你们上床了？”

五条悟看着屋檐，基本是默认了。

远方惨白的天空处有闷雷响起，家入硝子觉得太阳穴有点疼。理智告诉她别去管了，反正和她没关系，但还是忍不住问，说是提问但又像劝告。

“你着迷的是他？还是一种反叛的精神？”

“杰……他就是反叛的化身。”对方却是这样执拗的回答。

“根本上来说，他还是个陌生人吧，你还是清醒点，别真的爱上他了。”家入硝子吐出一口烟，尽量用轻松的语调进行说明。

“你想错了硝子，我对他并不是爱。”五条悟平静且坚定地解释道，“而是一种感觉，你明白吗？我并不崇拜他，我不会崇拜任何人。于我而言他的一切都是静的。呼吸是静的，抬眼是静的。就连脉搏跳动的速度，血液在血管中流淌的声音，都是静的。”

末地，他又补充道：“况且我从来都是个怀疑论者，我不会爱任何人。”

“好麻烦，听不懂，忧郁疯子男，”家入硝子摇着头，但也没再看五条悟，“小心点吧。”

她只能这样嘱托道。

“对了，”五条悟提起这个时候倒是换了个比较随意的语气，“我公寓楼下那个案子，警方有什么发现吗？”

“听说还是一团糟呢，怎么，你有线索？”

“那个凶手保安，我记得之前有躲起来抽烟的毛病。他会跑去花坛旁边抽烟，我有一次撞到过。”五条悟眼神看着斜上方，回忆道。

“所以呢？”家入硝子在等他切入话题关键。

“案发现场，有发现烟盒或打火机吗？”

“诶，怎么了，这个重要吗？”家入硝子不解。

五条悟想起昨天在阳台看到夏油杰抽的那支烟。

那天晚上夏油杰睡着后，他翻了夏油杰的衣服，找到一个只剩下三支烟的烟盒。

夏油杰身上的一切都是自己的，衣服是自己的，鞋子是自己的。夏油杰没有手机，没有手表，他们相遇时夏油杰就一无所有，如今也是一样。

他最知道夏油杰明明身无分文。

那杰又哪里能买到烟和打火机呢？

想到这里五条悟的表情依然未有太大的变化，他仍旧眺望着远处，只不过视线偶尔还是会回到面前便利店玻璃上张贴的兔子。

“只是想问问。”他说。

“搞什么啊，问我怎么可能知道啊，我又没去现场。”家入硝子被他没道理的话整得莫名其妙，“不过我可以帮你问问，我父亲下午会回家取换洗的衣服。”

他们又随便闲聊了几句就分开了，等五条悟重新回到那个家，夏油杰似乎心有所感地刚好走到门口，笑着向他打招呼：“回来了，悟。”

五条悟关上门，朝他点点头，换掉鞋子，走了进来。

茶几上摆着刚刚切好的芒果，洗净的叉子规规矩矩地摆在盘子的边沿，一切都那么恰到好处。

五条悟盘腿坐在地毯上，叉起一块芒果送进嘴里，边嚼边说：“杰，你也快坐下，一起吃。”

夏油杰也坐了下来，坐到他的旁边，两人就这样肩并肩坐着。

五条悟打开电视，换了几个台，刚好碰到一个台正在播送社会新闻。演播厅里的几个人正在激烈讨论着关于“东京杀人犯病毒”的传言。

屏幕左侧的嘉宾底下配着XX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的花色字幕，在他旁边的同样是一名社会学研究专家，主持人坐在屏幕右侧，情绪张扬地介绍着发生在东京市区内的五起杀人案件。

“第一起案件，养子弑亲案；第二起案子，医生杀夫案；第三起案子，家庭主妇灭门案；第四起案子，小学教师杀妻案；以及到了昨天七月十八日刚刚发生的，高级公寓保安杀同事案！一共五起案件，从六月底开始，到现在，一共发生了五起恶性杀人案件。一时间，东京都存在杀人病毒的传闻甚嚣尘上。佐藤教授，您怎么看这样的现象？这一连串凶案的背后，是真的有病毒传播吗？”

又叉起一块芒果，五条悟眼睛盯着屏幕，装作不经意地问道：“之前你说，楼下那个保安杀人一定有他的理由，你是怎么想的呢？”

“你原来还在在意这个？”夏油杰挑了挑眉。

“也不是说在意，就是很好奇，你为什么要给施暴者开脱？”五条悟转过头盯着他。

“我从来不是给施暴者开脱。”

夏油杰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我的话你一定不会喜欢，所以还是别说了吧。”

五条悟还是盯着他，一副他不说自己就不会罢休的架势。

“好吧，”夏油杰无奈地叹了口气，接着把手中的叉子放下，“我是个没有道德观的人。”

“这是什么意思？”

“我倒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如何看待这世间的恶呢？善与恶的定义来自何处？换句话说，道德来自何处？规则来自何处？”

五条悟皱起眉头：“啊？道德就是道德啊，比如说杀人是不对的。”

“当然了，这是直觉式的道德。那我们又回到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是道德？我们生命中所遭遇的道德，不外乎三种渠道，政治性的、宗教性的、生理性的。这些道德产生了，目的只有一个，为了维持人类社会正常运转。就像我们直觉式地认为欺骗是下流的，背叛是可耻的，杀人是邪恶的。这些观念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不断深植于我们脑海，只要是一个合格健全的社会人，就会认同并守卫这样的道德规则。”

“对啊，有什么问题吗？”五条悟点点头。

“然而如此的道德规则，却也是文化特异性的，就像日本人上自动扶梯会自觉站在左侧，而一个外国人会自觉站在右侧，这是不同文化的规则。就连对于杀人的看法，也是文化特异的。比如北极地区的因纽特人，他们就不认为杀人需要被惩罚。在某些原始部落里，如果一名家庭成员被外来人员杀害后，外来人员不一定会被治罪，这种伤害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弥补。一名丧子的母亲甚至可以通过将凶手收认为义子的方式来抚慰其受伤的心灵。”夏油杰不急不徐地讲述着。

“所谓的规则，完全取决于特定社会认同的行为及情感标准，社会将这些特定的标准强加于其成员身上。事实上，如果你足够聪明，就会发现道德体系根本上是野蛮的象征，它野蛮就野蛮在它的强加性，而非引导性。一个婴儿出生了，没人知道他的未来，却都会恭喜；一个人死去了，没人知道死后的世界，却都会说可惜。而在被道德体系笼罩的我们的内部，是否往往出现因为与道德冲突而产生的不和谐的蚊音？我之前就同你讲过了，每个人都有一种导向死亡的神秘冲动。而道德感约束着我们寻死，也约束着我们去给别人带来死亡。这样约束的冲突在现代人内部产生巨大的斥力，因此人们会迷茫，会生病。”

“我不明白。”五条悟轻轻地摇着头。

“你是学哲学的，那你应该知道，存在主义是怎么说的？”夏油杰换了个方式发问。

五条悟按照记忆中的内容答道，像在课堂上回答老师提问一样认真：“人首先存在着，遭遇他们自身，出现在世界中，然后再规定他们自己。”

“对，这是萨特的存在主义。人类应该是先存在着，再被定义了本质，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对于本质的内容括起来，将它悬置，不去讨论。道德、规则、律令，我们都可以不去讨论，因为生命本身并没有那么严肃，”夏油杰话语的速度越发快了，越说越激动，像是在念诗，“你能明白这

句话吗？生命本身并没有那么严肃，所以我说那个人杀人有他自己的理由，至少对他来说，他解决掉了自己内心的死亡冲动。”

“我还是不明白。”五条悟说这句话倒像是在赌气了，他明明每个字都听懂了，却仍旧抗拒着接受对方灌输给他的这样异化的道德观。

“那就不要明白。”夏油杰重新把目光投到电视屏幕上。

“你简直像个……”

“像个什么？疯子？”夏油杰接过他的话，自嘲道。

“不，你像传道士。”

夏油杰眯起眼睛，突然又说道：“悟，真的很聪明呢。”

“所以你是吗？”五条悟牙齿咬着叉子，问他。

“或许我真的是吧。”又是这样模棱两可的回答。

五条悟感觉自己被耍了，却也生不出怒意。

夏油杰见他实在失望，像逗鱼要撒出饵料一样，将一张纸条推到他面前，里面是一段拉丁文——

“Vocatus atque non vocatus deus aderit.”

五条悟不解地看着他。

夏油杰慢慢解释道：“我昨天早上起来就突然想起了这段话，但我忘记了这句话的意思了，后面我想起公寓对面咖啡店有个兼职的女孩是拉丁文专业的，所以我去找她了。她告诉我这段话的意思是——无论被召唤与否，神就在此处。”

五条悟盯着他一张一合的嘴，好像在看一只蜘蛛织网。

“我向她道谢后准备离开，说来也很搞笑，她是躲在后门的草丛里一边吸烟一边给我翻译的，听到老板的脚步声，她就马上把烟盒塞给我了。”

“那打火机呢？”五条悟接着问。

夏油杰冷静地说：“对，她把打火机也送给我了。”

屏幕里的嘉宾谈到现代人加重的神经症，谈到恶意的传播途径，谈到焦虑与敌意，总之就是把问题怪在社会风气上。最后一名教授给出结论：“杀人病毒是不存在的，但我们每个人都要小心，不要被心中的恶意吞噬了自己。”

夏油杰看到这里时笑出了声。

08.

第二天，五条悟告诉夏油杰自己今天要回趟京都，只是回去处理一个地契，晚上就回来，并且留下一万日元。夏油杰没发现有什么不对，在送五条悟出门后，就坐在沙发上看起了从书房拿的书。

五条悟坐电梯下楼的时候，通过手机上的监控录像确认夏油杰没什么奇怪反应。走出公寓后，他打车去了警局。

今天要对发生在他公寓楼下的杀人案的嫌犯问审，等他到警局的时候，嫌犯以及主要负责审问的警察已经进去了。他也提前疏通好了关系，也进了审问室旁的另一个房间，隔着单向玻璃看那个被审问的嫌犯。

今天不是第一次提审，显然这名嫌犯已经被警方重复的提问折磨得没了耐心，他的头始终埋着，不愿抬起头来看人。对于警方的提问，也显得有气无力。

五条悟站在几名警员身后，家入硝子的父亲也在这个房间，看到五条悟来了后向他点了点头。一个实习警员给他倒了杯茶，在场没人对五条悟的出现有过多关注，应该是硝子父亲提前打好招呼了。

五条悟接过对方递给自己的那杯茶后，便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单向玻璃后的那个房间。

那名实习警员刚好就站在自己旁边，在场的警察，就属他一看年龄最小。他也看着那位手带镣铐精神衰弱的嫌犯，像是有意无意和五条悟搭话，这样说了一句：“被恶魔附身了吧。”

“什么意思？”五条悟看了他一眼。

“去去去，说什么呢，还被恶魔附身？嘘，滚一边去。”旁边一个年纪稍大的警员听到他们的谈话，蛮横地插入进去，推了那个实习警员一把。

“我又没说错，”那实习警员努努嘴，“不是前辈你们在吃早餐时这么说的吗？最近这些案子的犯人，都是被恶魔附了身。不然怎么会突然杀死亲近之人，还没有犯案记忆呢？”

被称作前辈的警察瞪了他一眼，接着一边搓手一边对五条悟笑着说：“五条君是吧，你别听这小子胡说，我们警察怎么可能相信这些怪力乱神之说呢？”

而五条悟则是面无表情地看他：“你为什么要怕我？”

“啊？”那年纪稍长的警察脑子一时没转过弯来。

“你以为我来是干嘛的？我怎么想你们警察，对你们来说有什么关系吗？为什么要做出这个样子来？”五条悟的眼神锐利，说话也是毫不留情面，“没有和案件相关的情报，就不要和我搭话了，我不是来看你们演戏的。”

本来只就听说今天五条家的少主要来警局，本以为对方只是来凑热闹玩一玩，想给对方留个好印象，那人一声不吭，气得脸白一阵红一阵的，但又没办法发作，只能灰溜溜地退到另一边去了。

“你为什么要杀死广志一濑？”审问室里负责提问的警察刚好问出这个问题。

“因为那家伙该死。”

“我问你原因，你最好给我好好回答。”审问方敲了敲桌子，想震慑住面前的嫌犯。

那嫌犯只是挠挠头，无所谓地说：“想杀就杀了，需要什么理由吗？”

五条悟盯着那嫌犯，几天前他还是个会向每个业主笑着敬礼、热情开朗的保安，虽然有偷偷抽烟的坏毛病，但他有时候灵机一动蹦出来的玩笑话，有几个五条悟现在还记得。总的来说，在五条悟的印象里，这位嫌犯原本是个对生活抱有激情与幽默的乐天派。

“但你说不出来杀他的具体细节。”

“说了多少遍了，我记不清了，我记不清了！我的脑子很乱。”嫌犯这样说着，抱着脑袋，好像头疼得下一秒就要裂开一样。

“田村，问他那天有什么奇怪的事发生吗？或者有见过什么别的人？”硝子父亲按下一旁通讯按钮，对着话筒这样说道。

审问的警察收到指示后又轻轻敲了敲桌面，让嫌犯把头抬起来，接着继续问道：“你那天有什么奇怪的事发生吗？或者有没有见过什么别的人？”

嫌犯木然地回答：“没有，什么都没有发生，就是很普通的一天。”

“监控显示你在早上八点十五到八点四十这期间离开了保安室，你去哪里了，你见了什么人吗？”

那嫌犯把头抬起来，回忆了一下，接着说：“去抽烟了。”

“去哪里抽烟了？”

“保安室后门出去是个花坛，在花坛和喷泉的夹角有一个监控死角，我有时会躲到那里去抽烟。”

“你抽了几支烟？”

“……一支吧。”

“八点十五到八点四十，你告诉我你一支烟抽了二十多分钟？啊？你以为警察是很好糊弄过去的吗？”

“我可能后面又去上了个厕所，我跟你说了我不记得了。”

“可能？我不需要你模棱两可的回答，你给我好好回忆回忆，这中间几十分钟，你在干什么？是去见了什么人吗？”

“警官，我真的不知道，我把我知道的都给你们说了。你们该要的证据应该都已经有了，为什么不能放过我呢？”

“放过你？你犯下了杀人罪，你要坐一辈子的牢！”

“哦，是吗？那就这样吧。”

“除非你有什么隐瞒。回答我，广田公生！你对本案是否还有什么隐瞒？”

“没有了，警官，我没有任何隐瞒。我承认我的罪行，我也愿意接受一切公正的审判。”

审问的警察又摆出另外几起案件中几名凶手的照片，放到嫌犯面前，厉声问：“这些人你认识吗？”

嫌犯看着桌上的照片，仔细端详了好一会儿，接着摇了摇头。

“你再好好看看，再好好回忆回忆！我们是在帮你，你明白吗？”

“我不明白，警官。就是我杀了广志，这一点我已经承认了，你们到底想问出个什么呢？”

“你这家伙，杀了人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丝愧疚吗？”

“是啊，我也觉得神奇，为什么我没有一丝愧疚呢？或许我心里早就觉得这家伙该死了，但为什么我的心里没有一丝愧疚呢？说实话，我倒觉得心里很空，像什么大麻烦被解决了一样轻松。”

五条悟没有说话，他环顾着四周，整个房间内的气压低得可怕。

硝子父亲又朝审问室那边的人发话了：“田村，你们先过来。”

负责审问的警察接收命令后离开了审问室，过了一会儿，这个房间的门被敲响。

“进。”

“警视监，现在怎么办？”被叫做田村的警察问道，“监控录像、血迹、指纹，以及第一报案人都证明了确实是广田公生杀死了广志一濑，现场不可能再出现第三人了，我们还要继续审下去吗？”

“啧，怎么还是一点没有头绪。”硝子父亲有些烦躁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余光仍观察着在审讯室一个人坐着的嫌犯广田公生。他没有丝毫多余的动作，就只是在那里静静地坐着。好像真如他本人所说，他的心已经空了。

“现场有发现烟头吗？”

“案发现场没有发现，嫌犯身上也没有烟盒和打火机，抽烟的事，嫌犯应该是在说谎。”

“没有烟盒和打火机？”硝子父亲皱了皱眉，“如果他真的是个不抽烟的人，他为什么会撒谎说自己出去抽烟了？”

“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昨天也问过他这个问题了，连夜找鉴识科的人确定过，而且也核对了证物列表，确实没有烟盒和打火机。”

“明白了，这一点记下来要再核实一下。如果广田真的是个烟鬼，身上却没有烟盒和打火机的话，事情就有些诡异了。”

五条悟站在他们不远处，听着他们的谈话，身体却像灌铅了似的动弹不得。

“悟，你还好吗？”察觉到五条悟的脸色有些异样，硝子父亲主动关心道。

“嗯，我没事。”五条悟这才回过神来，忙回答道。

“我们等会儿还要开会，如果你想回去了，等会儿就自己打车回去吧，我这边比较忙，就不送你了。”

“好的。”

硝子父亲说完就转身要走，在拉开房门的时候突然想起什么，转身问道：“关于你那个朋友的事——”

“不用了，”五条悟急忙打断道，话刚刚说出口才意识到自己的反应有些大了，便把音量控制到正常大小，保持冷静地说，“不用再考虑他的事了，不用查他了。”

“嗯？”

“已经解决了，不用操心我们的事了，办案要紧。”五条悟努力挤出笑容，这样说道。

“哦，那好。”硝子父亲也乐得少一件事记挂心上，原本早就答应人家的事一直没兑现，还害怕五条悟对他心怀不满，看来还好对方并不在意。虽说对方是小辈，但得罪五条悟和得罪五条家本就没什么区别，不然他也不会破例让五条悟来旁听这样的审讯。

在硝子父亲离开后，五条悟松了一口气。

“你那么紧张干嘛？”刚刚还躲在一旁的那名实习警员又突然跳出来朝他搭话。

“我没有。”五条悟又恢复了平静的神色，毫无破绽地回答道。

“欸对了，我听说这个案子是发生在你公寓楼下的是吗？那你是不是认识当事人啊。”

五条悟点点头。

“那你应该知道这次案子的嫌疑人平时吸烟吗？”

五条悟看着这位实习警员无知好奇的眼。

“我不知道，或许不吸吧。”他几乎没有过多的思考，便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晚上家入硝子到五条悟家楼下时，给他发了条短信——“我到你家楼下了。”

在昨天和五条悟谈完后，家入硝子就隐隐觉得五条悟在瞒着她什么。虽说以往她一向对五条悟私生活的各种决定充分尊重，但自从夏油杰的到来后，她就总担心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她当然希望自己是杞人忧天，但还是在下课后主动提出想去五条悟家里，和他与他的房客三个人好好聊聊天。

“我还在车上，你先上去吧，杰在家里。”五条悟回复。

家入硝子提了点啤酒上来，门是开着的，也不奇怪，毕竟进公寓大楼时对方就应该知道自己上来了。

推开门后，房间没有开灯，怪疹得慌。

“打扰了。”她这样问候着，关上房门，脱掉了鞋子。

接着她借着窗外的月光看见那个暂时的居客弯着腿缩在墙角，黑暗使她只能看清夏油杰的一点轮廓。

“你就是夏油杰吧。”

那轮廓嗯了一声，也不动弹。

“怎么不开灯？”家入硝子一边问，一边伸出一只手在墙上摸索。

对方却答非所问：“你有烟吗？”

“嗯？”

夏油杰不知从哪里掏出一个打火机和一支香烟，在黑暗中按下打火机开关，橙红色的火苗跃出。

他接着把烟叼在嘴里，用火苗点燃。

她看着他点烟，家入硝子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停下了手中的事要看着他点烟。

橘色在烟头上一瞬间的明灭，家入硝子发现自己在那一刻什么也想不出来，她的思绪像被凝固的树脂，她歪着头，等到夏油杰吐出第一口烟雾，开口说话，她才回过神来。

“过来的路上累了吧，好好休息一下吧。”

其实一点也不累，但为什么，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好好休息。”

我不…

“休息吧。”

家入硝子像是失去了力气，跪坐在地上。手里提的啤酒掉在地上，挎包也从肩头滑落。

夏油杰每吸一口烟，那烟头上的橙色光圈就会明灭一次。

“父亲是警察，母亲是医生，你比大多数同龄人都更早意识到人生的无常，也更早与人生的无常面对面。在面对无常的过程中，你防御机制使你对一切都保持淡漠，缺失激情。因为这样的你，无论遇到怎样的情况，都能够接受。”

夏油杰从角落里站起来，一边吸着手中的香烟，一边朝她靠近。他低沉温柔的声音回荡在这个寂静的房间，好像是神谕一样。

“但你的内心，一定也有什么特殊的坚持吧，硝子。”

“我想听你的故事。”

……

五条悟刚刚走到门口，手还没扶上把手，门就被一把推开了，正好撞上家入硝子惊慌的脸。

“远离他，你听到没有！”在看到五条悟过后，她突然一把揪住他的领子，“他很危险，他会把你毁掉。”

“冷静点硝子，”五条悟吓了一跳，“发生什么了？”

可家入硝子像是什么都听不进去一样，慌张地跑掉了。

五条悟看着家入硝子仓皇地背影，突然感到一阵心悸，一种不好的预感萦绕在他心头，好像提醒着他应该去正视，正视房间里那头粉红色的大象。他没有去追她，而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似的，沉默地回到了自己的家。

“我把她吓跑了。”夏油杰平静地说着，手中的烟只剩短短一截。

“你小心点，别把自己烫着。”五条悟开了灯上前，伸手拿过对方手里已经很短的烟，熄灭后，扔进了垃圾桶。

“你说了些什么？”他问夏油杰。

夏油杰趴在桌子上，海藻般的黑发散在桌面一侧：“只是想多了解了解她。”

“你还想了解别人干什么？了解我就够了嘛。”他一边孩子气般地说着，一边拉开窗帘，并打开窗户透气。

五条悟的手机也在这时响了，他拿起来一看，是家入硝子给他打的电话。

“你还不明白吗？他是催眠师。”

接通后，这是气喘吁吁的家入硝子对他说的第一句话。

“你在说什么？”

“你对他的猜测完全错了。他不是什么简单的精神科医生，也不是什么精神病患者。他是个催眠师！”

09.

五条悟一言不发地用叉子戳着碗里的伊比利亚火腿沙拉，这是他今天的早餐。

夏油杰坐在他对面，虽然吃完了早餐，但也没说话。

昨晚接完家入硝子的电话后，五条悟说了句明白了后挂断。夏油杰问他怎么了，他摇摇头什么都没说。

第二天起来后，夏油杰便也又做好早餐，在餐桌旁等他。

夏油杰似乎总是这样，有意看他笑话，不主动问也不主动打听，就看他什么时候把心底藏的东西自己吐露出来。

五条悟倒是有很多话想问，但又怕得到的不是自己想要的回答，所以最后什么也没说。他一向不是个优柔寡断的人，却第一次在这个人身上犯了难。

他们的沉默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五条悟主动站起来说要去开门，虽然等他拉开门时就后悔了。

他看见几个警察站在门口，硝子父亲也站在他们身后。

“有什么事吗？”他清了清嗓子，问道。

“我们要请夏油杰先生协助调查。”

“为什么杰要协助调查？”五条悟略过了开口的那名警员，把目光投向站在最后面的家入警视监。

“抱歉我不能透露案件细节。”为首的警员公事公办地回答道。

硝子父亲拍了拍站在他面前的警员的肩膀，对方往旁边让了让。他看着五条悟，说：“夏油杰先生只是作为关系人，不是嫌疑人，你不用这么戒备。”

“放心，悟，没事的。”夏油杰在后面听了一会儿后也走上前，扶住五条悟的肩安慰道。

“你怎么知道一定没事？”五条悟看着他，不信他到这一步了还如此冷静，似乎一切都还在他的算计之内。

“本来就没事，我没犯错，所以没事。”夏油杰微笑着说。

“所以，现在方便和我们走一趟吗？”为首的警员又发话了。

夏油杰点点头，但也很自然地提出自己的要求：“可以让我和悟再说两句话吗？”

那警员和警视监对了个眼神，接着警视监点了点头，便退后几步：“请尽快，我们就在这里等。”

夏油杰朝他们鞠了一躬后，便把房门虚掩上，接着看向五条悟，开口就是：“对不起，悟，我骗了你。”

“什么意思？”

“我没有失忆，我什么事都记得，我只是不想要拥有那些记忆，所以在悟问我是谁的那一刻，我才说我不记得了。”夏油杰看着他，目光坦荡，“其实我的破绽百出啊，我以为悟能自己发现的，毕竟悟那么聪明。还是说悟早就发现了，却在装聋作哑呢？”

“为什么要这样做？”五条悟觉得自己头晕目眩，必须要扶着什么才能不摔倒。

夏油杰仰了仰头，似乎在斟酌字句：“因为发生了一些事。”

“到现在还不能告诉我吗？”五条悟说这话时紧咬着牙关。

“当然可以，”夏油杰也不遮遮掩掩了，用一种淡然的语气讲了起来，好像讲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别人的故事，“三个月前，我的母亲杀死了我的父亲后自杀了，我报警后从家乡离开，扔掉了所有东西，从仙台，到周围的村落，穿过几个城市，走了很久很久，最近半个月才到东京。”

“那你到底是谁？”

“我的确是夏油杰，这一点没错。”

“你和那些杀人案有关吗？”

“什么杀人案？”他平静地询问，似乎真的不明白五条悟在说什么。

见五条悟紧盯着他，夏油杰继续说：“我想，他们只是需要询问我父母的案子，虽然早就结案了，毕竟证据都很齐全。只是我的突然消失让他们有些在意，我解释清楚了，他们就会放我走了。”

“为什么这么做？”

“嗯？”夏油杰歪了歪脑袋，似乎真的不解。

“为什么要骗我？”

夏油杰有些无奈：“我从一开始不就警告过你吗？我问你不怕我吗？我可能是骗子、是劫匪、是杀人犯。你说你不怕我，你说你觉得我很有意思。你想把我当谜题解开，我就扮演你的游戏。”

五条悟知道自己的确说过这种话，可他现在心里面的感觉，断然不是Game Over的懊悔。他一时间有些处理不过来，只能狠狠瞪着夏油杰。

“我知道悟这段时间一直很照顾我，所以我就想尽我所能对满足悟，努力做一个有趣的游戏。很遗憾游戏到现在结束了。”

五条悟攥紧了拳头，沉默着没有说话。

“我走了。”夏油杰说完就推开门走了出去，接着向守在门口的警察们问好，并关上了门。

在夏油杰关上门的那一刻，五条悟确信他们四目相对了。如果在电影里，那这一幕一定是慢放的升格镜头。然而这是现实，夏油杰只是看了他一眼，五条悟还没能理解那个眼神中的含义，门便被关上了。

夏油杰走了，他来时什么也没带来，走时也是扔下轻飘飘几个字就离开了。

五条悟一个人在房间里坐着思考了很久，他知道夏油杰今天说的话半真半假，他也在心底明白，即使夏油杰装得一无所知，但也一定和东京最近的杀人案有关联。昨天家入硝子那么笃定地说了，说他是催眠师，那么这一切其实都没什么朦胧的了。只要五条悟不自欺欺人，那么串联起一切，只是一瞬间的事。

可在夏油杰离开时，五条悟内心只有一个想法——他还会回来吗？

那自己还在纠结什么呢？

夏油杰被叫走协助调查，他还有什么可纠结的呢？

是啊，其实说到底没什么值得犹豫的，五条悟内心只有一个想法，他还不想让夏油杰从他的生命里离开，他还有好多好多事，想和夏油杰一起做。

等五条悟鼓起勇气来到警局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问了几个小时后才确定夏油杰下午的时候就已经走了，正当他急躁地在警局乱逛时，正好碰上取饭盒的家入硝子。看见五条悟一副丢了魂的样子，她心底猜出了五六分。

“陪我去买瓶饮料吧。”她这样说着，把五条悟带到了自动售货机旁。

家入硝子一边数着硬币，投进售货机里，一边说：“那天晚上回去后，我告诉了父亲。我告诉他，你的朋友可能是个催眠师。”

两瓶可乐依次滚了出来，她弯下腰取出来，把其中一瓶递给了五条悟。

“不过，那也只是我的一面之词，毕竟他实际上并没有对我造成什么影响，如你昨晚所见，我成功逃了出来。因此我的证词，也不能证明他是否真的是一名催眠师。”

“所以他们把杰放走了。”五条悟接过易拉罐，打开来的时候，一些气泡涌了上来。

“嗯，没有证据。既没有证据证明他是催眠师，也没有证据证明他和几起案件有关。”

五条悟突然笑了：“说到底，催眠师？认真的吗？难道警察认为杰通过催眠教唆杀人？”

家入硝子喝可乐的动作做到一半，突然停下来看他：“你不相信吗？”

五条悟摊了摊手：“当然不相信。你不会说，他拿了个什么怀表在你眼前晃了晃，或者说拿了个手电筒在你面前闪了闪，这就是催眠吧。话又说回来，若是他催眠真的那么厉害，都可以让这么多人去杀人了，还不会让他们供出自己。那为什么昨晚你又逃过一劫了呢？”

家入硝子不可置信地看着他：“所以你现在是在怀疑我在撒谎吗？”

五条悟沉默地喝了口可乐，接着也意识到自己到底说了些什么：“抱歉硝子，我……”

“他已经是警局重点观察对象了你明白吗？他是重大嫌犯！”家入硝子拼命忍住拿可乐泼向对方的冲动，“这肯定不可能是一两句话决定的事，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确实有间接证据，证明他和几起杀人案的凶手都有过接触。而且，他的身世也已经查到了，他今年二十八岁，曾经是个精神科医生，他的父母三个月前死了。虽然法律认定是他的母亲杀死他父亲后自杀，但这也有可能是夏油杰催眠杀人的第一起案子。”

见五条悟依然一副不为所动的样子，她继续说：“昨夜东京都所有负责此案的警察连夜彻查他来到东京前的行踪，与其他地区的警局联系，与他有牵扯的命案，可能有几十起。”

“催眠杀人？有证据吗？”

“警方推测，他是名天才催眠师。”

“天才？他是什么天才？”五条悟轻蔑地笑了，接着摇了摇头，不知道是不是下意识的逃避，背身就走，“不，他不是。我和他接触过，他不是，杰就是个普通人。”

家入硝子跟在他背后，不依不饶地说：“我知道你是个疯子，你什么都不在乎，只为了追求你认为有意思的事情，但你再怎么疯也该清醒过来了，他是个杀人犯！”

五条悟突然停下脚步：“没有证据的话，不能乱说。”

“疯了……疯子，你完全疯了。”

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五条悟又问道：“杰现在去哪儿了？”

家入硝子把头扭向一边，什么也不说。

五条悟又调转了个方向，一把抓住一个过路的警员，厉声问道：“夏油杰，那个被你们带来警局调查的人，他现在去哪儿了？既然是重点观察对象，你们一定派人监视着他吧。”

被抓住那名警员被吓了一跳，他知道抓住他的年轻人姓五条，但他也知道有些话不能乱说，只能吞吞吐吐：“这…”

“悟，”警视监，也就是硝子的父亲刚好走了过来，拍拍五条悟的手臂，示意他松开，“你别激动。”

“告诉我，杰现在在哪？”

可对方却答非所问，反而一脸关切地望着他：“悟，你需要看心理医生吗？我是说，毕竟他是个催眠师，如果他在你没有意识到的时候——”

“没有。”五条悟冷冷打断道。

“什么？”

“他什么都没有做，他没有催眠我！”五条悟固执地大叫。

他的声音突然提高，导致在场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在此刻看向他。

五条悟环视着周围所有人的眼神，有困惑、有不解、有可怜、有嘲笑……他再也受不了，室内的空气闷得叫他窒息。

“你们不告诉我，我会自己去找杰的。”

他说完便怒气冲冲地离开警局。

而当五条悟再次站在夏油杰面前，是三天之后的事了。

他被大街上发宣传单的人当作可能信徒，拉着走进了一个名为盘星教的教会。

在那里，夏油杰变了装扮。他穿着陌生得令人作呕的袈裟，坐在高台上，宣讲着令人作呕的话。

五条悟对自己童年模糊的记忆里，依稀记得自己在八岁的时候，犯了个无伤大雅的小错。那是在八月酷暑的某一天，他在和五条分家的其它小孩儿玩捉迷藏时，把他们哄骗进了一个古树的树洞，之后用一块巨石封住了树洞的唯一入口，并下令除非自己允许，否则不准他们出来。

之后他便回家吃饭，傍晚的时候仆人拿来了新扎好的风筝，五条悟便又被下人簇拥着去放风筝了。一直到第二天吃午饭时，分家一位下人找上门来，五条悟才想起树洞里还有那三个小孩。

据说长时间的幽闭和缺氧，使他们被救出来后发烧了两天两夜，有个小孩还因此烧坏了脑子。从此五条悟再也没见过他们，也没听过他们的消息。或者说他也听到过，只是他没有在意。

“他是个特殊的孩子。”

“极度的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同情心。”

“但他是个聪明孩子。”

“测试结果显示，他对死亡极度漠然，对于会把常人感动落泪的故事他只会感到无聊。我给他展示了很多图片和影像，包括毛绒玩具、小猫小狗，或者是一些令人不安的图片，比如车祸现场、断肢、尸体、纳粹集中营。他都没有任何特别的感觉。”

“倒不是说他的道德出现了倒错，他就是感觉不到东西，才会去寻找能够让他感受到的东西。如果说危险可以让他感受到生命，他就会去追求危险。如果说痛苦可以让他感受到生命，他就会去追求痛苦。”

“说到底就是阈值的问题，能够使小少主神经系统兴奋的事物太少，所以他才会经常感到如此无聊。”

“没有医治的办法，这是天生的缺憾。”

屋内的人对话时，年仅八岁的五条悟正坐在门廊边，两只脚自然垂下晃悠，手里把玩着刚刚捉住的一只半死不活的蜻蜓。他扯掉了蜻蜓的一只翅膀，蜻蜓的身子颤了颤。他又把耳朵贴近了，想听蜻蜓的叫声，却什么也没有听到。

身后传来木门被拉开的声音，一个不知道被称作医生还是教授的人先走了出来，他看了五条悟一眼，用一种尴尬又可悲的目光。

之后走出来的是五条家的家主和他的夫人，他们也看了坐在门口的五条悟一眼。

五条悟把已经没有翅膀的蜻蜓躯干捧在手心，朝他们笑了笑。

...

为了找到夏油杰的行踪，五条悟选择了跟踪警察，负责夏油杰那个案子的警员当时在他家门前，五条悟见过一面，当时就记住了他们的样子。在从警局门口蹲守了三天后，他终于发现他们会在一个名为盘星教的教会门前蹲点。

五条悟避开警察用来监视的车，在对面一栋楼里的书店装作买书的客人，实际上是隔着窗户观察那个教会。

盘星教，他一看到这个名字就突然想起来了，想起这个之前就偶然注意到过的教会。

那是刚好在海滩上遇见夏油杰的那一天，他把看起来丢了魂的夏油杰塞进出租车，在回家路上就遇到过一群教会的人，应该是例行的宣传任务，还有人抱着募捐箱。

他还记得他当时有问，这是新兴起的教会吗。

而夏油杰也第一次主动搭话了，夏油杰问：“你对此感兴趣吗？”

在得知自己不感兴趣后，夏油杰似乎确认了什么似的点了点头。

更多的记忆涌上心头，与之而来的，是更多的蛛丝马迹，更多的证据。

下午的时候，他稍微乔装了一番，戴着鸭舌帽和墨镜，再次来到了盘星教门口。接下来，就是顺理成章地被门口正准备出去发传单的工作人员发现，接着被迎进了其主殿内，还说什么教主正在赐福宣讲。

在确认没有警察跟着自己后，五条悟进到主殿里找了个地方坐下，摘掉了帽子和墨镜，看着台上只是三日不见的夏油杰。

例行的讲道结束后，众信徒悉数散去，夏油杰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现了自己，下台后款款来到自己身前。

“悟，好久不见。”

五条悟盘腿坐在地上，抬头看他：“为什么穿着这种衣服？”

夏油杰愣了愣，接着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袈裟：“你说这个？”

五条悟提高了声音说：“我怎么不知道你还信这种邪教。跟我回去。”

夏油杰不恼也不惧，反而笑着说：“去哪里？这里就是我的家。”

“你别被骗了。”

夏油杰听了这话倒是笑得更开心了：“悟，你才多少岁，我比你大那么多。与其担心我被骗，你别忘了你曾经被我骗了。”

五条悟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你是教主？”

夏油杰点点头。

“你知道你现在是什么处境吗？”五条悟站了起来，直视对方的眼睛，他不信这个人怎么总能这么从容。到底是怎样的信念塑造了这样一个打不碎砸不开的壳，“正门、后门，都有警察监视。他们的眼睛一直盯着你，就等着你露出马脚。”

“那么悟现在来找我，是要拯救我吗？”他柔声问道。

“我不理解你为什么——”

在五条悟说出更多话前，夏油杰先一步打断了他：“我不需要悟的拯救哦。”

五条悟急切地说：“你是笨蛋吗？跟我走，我能帮你。没错，他们现在是没有证据，但你势单力薄，现在又和这么一个邪教有这么深的关联。他们完全有理由找个别的理由逮捕你。”

可夏油杰的笑容却一下子收起，接着脸色冷了下来：“好傲慢啊。”

“哈？”

“悟的身份，我现在大概也知道了。且不说悟是否能真的作为我的保护伞，难道悟认为，我现在躲在这里，是为了逃避审判吗？”

“那你……”

夏油杰接着缓缓开口：“我所缺乏的是我要过一种完整的人的生活，而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生活，避免将我的精神发展建立在一些无论如何不是我自己的东西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一些与我的生存最深根基密切相连的东西上，通过它，我仿佛成长为神圣者，即使整个世界分崩离析，我也紧紧拽住它。”

五条悟抿着唇，沉默地看着他。

“这是宗教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一段话，悟应该听说过他吧。”

五条悟从鼻腔里哼了一声。

“这样吧，在走之前，我请你吃一顿饭当作补偿吧。”夏油杰很快又恢复了笑容，像刚刚两人剑拔弩张的气氛根本不存在似的。

五条悟把头转向另一边，也不说可否。

“冷乌冬？”夏油杰试探性地问道。

“又硬又难嚼。”

“天妇罗盖饭？”

“油得要死。”

“海鲜丼？”

“不想吃生的。”

“相扑锅？”

“前两天才吃了的。”

对话到这里，夏油杰轻轻笑了一声，像问小孩儿似的，凑近了故意问道：“你生气了？”

五条悟把头扭回来，但又觉得夏油杰突然靠得太近，红着脸后退了两步：“哈？你才发现我生气了吗？”

夏油杰游刃有余地问：“荣格说过，每一次对别人的发怒都能让我们更进一步理解自己。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对我生气吗？你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五条悟压抑着心中想要掐住夏油杰，把那巧舌如簧的舌头剪断的欲望：“我为什么发怒？那你为什么才说几句话就又要赶我走？请我吃一顿饭就能赶我走吗？我不能找你吗？还是说只有赞助商才能见到教主大人。那我赞助就好啦，三十万，三百万，三千万，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拿出来。你倒是给我讲你的教啊！”

夏油杰稍微有些惊讶，但很快恢复了如常的神色：“不需要，就凭悟在前段时间对我的照顾，悟想听多久的道，我就可以讲多久。”

他跟着夏油杰去了他的休寝房。

五条悟瞧见案上已经摆好了两份笼屉荞麦面，不知道夏油杰是什么时候差人准备好的，只能猜出夏油杰肯定早就算出自己会跟着他进来。五条悟讨厌这种掉进别人圈套的感觉，夏油杰好像能看穿他的行为，并为此布好所有陷阱。

在入座后，夏油杰先为五条悟倒上一杯热茶，接着开口：“我讲的东西你并不一定能认同，但我想你很聪明，至少能够理解。”

五条悟仍旧死死盯着他，也不说话。

夏油杰把右侧的酱油先倒进杯里，接着夹起一点山葵放进去搅了搅，又加了点碎葱，开口道：“首先，意识可以简单地分为意识和无意识，我们生活百分之九十都是由无意识构成的，比如我们的呼吸是无意识，我们的梦是无意识的，我们的口误、笔误都是无意识。我之前告诉过你了，我们都有导向死亡的欲望和冲动，有人把这种死亡的欲望比喻为对天堂的乡愁。然而这样的冲动常常是被超我所压抑住的，而无意识欲望受到超我制约会进一步产生焦虑。”

“换个更好理解的方式来说，我们的欲望往往是受内化的道德规则压制的，由此产生了困扰我们内心的各种冲突——攻击倾向与妥协倾向之间的冲突，过度要求与对一无所有的担心之间的冲突，自我膨胀感与无能为力感之间的冲突。所有人都会产生这些冲突心理。这样的冲突，会在我们心中变质，焦虑就这样产生了。即使为了对抗焦虑，我们做出了一系列防御性措施，然而无论做什么，冲突的对抗仍然折磨着人的心灵，所以人的心会生病。”

他说到这，挑起笼屉上的面条在杯中搅了搅，接着慢慢吃起来。五条悟也默默地吃着荞麦面，观察着夏油杰的表情。

夏油杰放下筷子，继续说：“而无意识又可以分为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前者是私人的，在不同个人中产生不同的作用，后者诸如英雄主义、洪水恐惧这些都是在人类集体进化中留下来的无意识。实际上，在分析心理学中，人类的自我意识可以认为是近代的产物，整个近代史就是人类不断远离自己的根，不断地强化着自己的意识而远离集体无意识的历史。”

“而到底什么是集体无意识呢？荣格说，在集体无意识中，一切二元对立都泯灭了，如阴阳、水火、黑白、自他、主观与客观等。我们的世界是由一组对立的观念构成的，当一切对立在面前消失时，就是超越。解决现代人的疾病，就是要把他们的无意识从束缚中挣脱出来。”

“这是你的教义？”五条悟停下了手中的动作，抬头看他。

“这是我的动机。”

“犯罪动机？”五条悟追问。

夏油杰笑笑摇了摇头：“一些教义你或许也听说过了，它们贯以原罪闻名，堕胎是罪，贪食是罪，侍奉其它神灵是罪，同性之爱是罪，罪可太多了。我认为不是这样，我认为人没有罪，世间其实没有任何罪，就连杀人也不是罪。我不是审判者，我不是法官，我不会裁定谁会进去天堂或是地狱，我不会动用私刑。我只知道，生命并非那么严肃，准则是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工具，正常是维持社会持续运转的安全区。我们一直都在压抑欲望。我只希望人类从无聊的生活中摆脱出来，直面自己的欲望，找到真正的自己。”

“我只是想要帮助他们找到自己。”

他平和地说着这样的话，甚至眉宇间还能瞥见一种慈悲：“我舍弃了我的身体，我舍弃了我的身份，我的所行到最后只剩下一个目的：帮助你们找到自己。我将自己变成一个空空如也的容器，一个干净无暇的镜子。我将映照出彻底的你。”

五条悟敏锐地说：“所以你催眠了他们？让他们回到了无意识中去，接着任由他们内心的杀戮欲望行使作用。”

“我还是那句话，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不相信我吗？你难道觉得我在套你的话？”

夏油杰沉默地抿了口茶。

“你还会回来吗？”五条悟追问。

“回哪儿？”

明知故问。五条悟在心里骂道。

“我的公寓。”五条悟还是解释道。

“悟是想我了吗？”夏油杰又眯起眼笑了，他一只手放在桌面，一只手撑着下巴，像一只千年的狐狸。

而五条悟看着他，坦坦荡荡：“世界上所有事都让我无聊，只有那次我吻你的时候，我才好像闻到了生命的味道。”

“骗人，你之前明明说我身上有死亡的味道。”

“是啊，真奇怪。一个人的身上，怎么既充满了死亡的危险，又有着生命的美好。”五条悟说这话时立起身子，一只手撑在桌子上，一只手上前拂过夏油杰额上的发丝。夏油杰身子颤了颤，但没有躲开。

夏油杰明白了，即使五条悟看穿他的真面目，他也一点不怕自己。

“你回去吧悟，你应该也明白，远离我是你能做的最好也最容易的事情。”他握住五条悟不老实的手腕，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话。

11.

催眠师到底是个怎样的职业？

光影、声音、温度，仅仅凭借这些便可随意催眠一个人吗？

事实上，五条悟记得，在从盘星教离开后的两天时间，他几乎是在睡眠中度过的。当日子变得漫长无捱，便只能依靠睡眠度过。他常常意识到自己在大街上走着，然后在沙发上醒来，在餐桌旁醒来，在浴室里醒来。嗜睡症入侵了他的生活，让他除了长时间睡眠带来的麻木，很难再感受更多。

在每一次从睡眠中醒来时，他的大脑会首先处理上一秒脑中留存的梦境，接着就是一些碎片的目的性计划。比如倒掉冰箱里过期的牛奶，比如把空调温度调高，比如还是回到床上去睡吧，从地板上爬起来，或者说至少去拿张毯子。

可这些计划性的念头像划过天空的飞机，只留下穿过云层的痕迹，下一刻他便再次入睡，后又再次被什么声音唤醒，接着再入睡，再醒，再睡，再醒。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两天。而他决心不再如此沉沦，是他想起那天晚上，当自己端起玻璃杯喝完里面最后一口清酒时，透过杯底，他看见了夏油杰悲伤的脸。

那家伙，明明冷漠地说着要舍弃一切，为何还会露出那样难过的表情呢？

因此五条悟又想起了更多，想起记忆里夏油杰的所有表情，才发现那种悲伤和他们初遇时一样。

他想起了在沙滩上，夏油杰落在他手背上的那滴泪，至今他的手背仿佛还能感受到那灼热。

五条悟跑去图书馆查了许多关于催眠的资料，了解到催眠是真实存在的，临床医学也会有催眠课程，催眠大多运用于缓解患者手术前的紧张感，或是运用于心理治疗。但是，要达到通过催眠教唆杀人怎么说都像是天方夜谭，倒不是说从理论上根本做不到，而是太难了。

难怪警察那边的人说杰是个天才催眠师，五条悟想到这笑了笑。

天才是吗？

那么他灵性的才能源自何处呢？

“催眠杀人！这怎么可能？”五条悟拜访了曾经和五条家有渊源的一名精神医学教授，对方在听到他的问题后，给出了这样的反应。

“能做到这份上，天才是肯定的，这个人肯定不简单。不，不简单都不足以形容。能把催眠运用到这份上，除非这个人已经丢掉自我了。”

五条悟不解：“丢掉自我是什么意思？”

教授推了推眼睛，严肃地说道：“自我的本质是识别关于自己的主体性。也就是认识到我是活在时间中历史的人，我是一个主体。舍弃了身体的人就是舍弃了自己的主体性，交付了主体性的权利，换来了客体的镜子。一个天生的催眠师。”

五条悟把教授的这段话翻来覆去想了很久，在盘星教里，夏油杰对他说的那些话他也一直记着。夏油杰说他舍弃了身体，多么高傲的话语，偏偏这个人还责怪自己傲慢。如果真的舍弃了身体，真的放弃了自我的思考，真的把所行当作大义来做，夏油杰为什么还要痛苦呢？

所以究竟为什么，第一次见面时，夏油杰在哭呢？

由此，他又找到了新的可以做的事，新的解密游戏。他开始着迷般地想要寻找有关夏油杰的所有线索，似乎这是人生中唯一有趣的事情。他目前还将这样的探索定义为有趣。因为与之对比的其它的日常都无趣极了。

八月初的时候五条悟坐着新干线来到仙台，夏油杰说过，这是他的家乡。

果然，夏油是个罕见的姓，夏油家的案件也曾一度在当地引起注意，在装作大学生记者后，很容易从放松警惕的居民那里打听到了夏油宅的所在。

五条悟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背着书包，胸前挂着自制的记者证，终于找到夏油宅的时候，门口还站着一个穿西装的男人。在了解五条悟想要撰写新闻报道的来意后，男人自我介绍是房产中介。夏油夫妇死亡的案件结案后，因为他们的儿子拒绝接受遗产，房屋便划给了当地政府。在经历了几个月繁琐的审批程序后，这栋房子即将拆掉。

“你来得正巧，明天这里就要被拆了。”西装男这样说道。

“明天？这么快？”五条悟有些惊讶。

“不快了，这里死人都是快四个月前的事了。本来尸体清理完后，这个房子就该拆掉。”

“这样啊……”

“诶，话说你怎么突然这个时候来调查写报道，是夏油家的案子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前段时间东京也有警察过来调查，我和他们搭话人家也不理我。你知道什么吗？”

五条悟摇摇头：“我什么都不知道。”

“好吧，没劲。”西装男耸耸肩。

西装男正准备离开时，五条悟喊住他：“对了，我进去乱动里面的东西没事吧。”

西装男摆摆手：“当然没事，这个房间已经来过很多人了。警察来过了，带走了所有案件相关的证据。清洁工来过了，清理了命案现场的痕迹。政府的人也来过了，评估了这个地段的相应价值。几波人来来去去后，也没人看守，屋内值钱的东西估计老早被拿走了。”

五条悟在确认了这一点后拉开已经松散的警戒线，进入了这个住宅。

屋内的陈设十分混乱，沙发被推翻在地上，玻璃餐桌被打碎后留下一地碎渣，书柜里的书被全部掏出来扔在地上。一处榻榻米上，有依稀可见的白色粉笔痕迹，划出了尸体曾经的所在。

五条悟试图在这一片混乱中寻找出夏油杰生活的痕迹，这样就可以像侧写师一样对夏油杰的人格进行推理，又觉得自己是徒劳。这个屋子已经来过太多的人，每来一个人，这个屋子承载的记忆就浅一分。如今，这只是个亟待拆除的危房。

在布满蜘蛛网的玻璃柜里，里面陈设着夏油杰从幼时到青年各种各样的奖状与奖杯，足以看出夏油杰曾经是个多么优秀的人。在一个奖杯旁，他还找到一张家庭合照，里面是夏油杰和他父母三人在游乐园门前的合影。

五条悟伸手拿出那个相框，拆开来取下合照细细端详。照片上的夏油杰不过十岁，还不是长发，看起来就是一个幸福家庭里无忧无虑的小男孩。

他翻过来，看到背后是一段用钢笔写下的话，是夏油杰的字迹。

看完那段话后，五条悟把那张合照紧紧攥在手心。几次深呼吸后，他松开了手，把照片放进包里。

从那一刻起，他便做好了决定。

他会亲手杀死杰。

……

新宿的歌舞伎町一番街，有很多年轻人坐在大街上，街道旁都是垃圾。一个以干净整洁闻名的国度，偏偏在这里倒像个废弃地了。

有裙子短到能看到内裤的女仆举着牌子站在街边，有倒在马路边撕心裂肺痛哭的少女，少女旁边是站着两个手足无措的警察，和半跪着尴尬地笑着的牛郎。

五条悟嫌恶地快速穿过这些街道，走到bic camera楼下时，看到了马路对面的夏油杰。

半个月的时间，夏油杰没有任何行动，监视的警察也基本撤去了。因此夏油杰离开盘星教的在外活动也多起来了，五条悟这天本来去盘星教找夏油杰，谁知道扑了个空。终于还是在晚上，在新宿找到了夏油杰。

“悟，又见到你了。”看到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五条悟，夏油杰神色并未过多慌张，而是一脸坦然地抬起手朝五条悟挥了挥。

五条悟神色冰冷地看着他：“我前两天去了你家。”

夏油杰瞳孔微微放大。

“我明白我们其实是一样的，杰。至少从某种层面上我们是一致的，我们都觉得生活很无聊。我因为无聊把你当解密游戏、当社会实验。你因为无聊所以找到了你的教义，做出你认为对的事。无聊、无意义、荒谬，这几个词其实没什么大的差别。”

“悟到底想说什么？”夏油杰皱了皱眉。

“我知道你真正想要的是什麼。”五条悟说着，走近了一步。

夏油杰愣住了。

“其他人看不见，但是我看得见；其他人不知道，但是我能知道，”五条悟的目光坚定又炽热，“我知道你真正的绝望，我已经做好决定，要把你最想要的东西带给你。”

夏油杰呼吸一滞。

“我只有一个要求，”五条悟继续向他走近，“不要再对我说谎了。”

他说到这里，伸出了右手：“所以，你愿意跟我走吗，杰？”

夏油杰看了看五条悟伸到自己面前的手，又看了看五条悟认真又充满稚气的脸庞：“你确定你真的想这么做？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

“我已经想清楚了。”五条悟肯定地回答。

夏油杰闭上眼睛，在内心挣扎着。最终，他缓缓睁开眼睛，抬起右手，放在了五条悟的掌心。

当天晚上他们相拥着睡在一起，五条悟看着黑暗中依稀可见的夏油杰的轮廓，他那微蹙的眉头。显然，夏油杰在做梦。于是五条悟疑惑，他做噩梦了吗？听说心彻底空了的人是不会做梦的，而夏油杰心里显然是没有彻底空去的，他心里装着什么呢？会装着自己吗？

五条悟知道，他将在未来某一天亲手杀死夏油杰。可真当他用这个当诱惑条件，让夏油杰回到自己身边时，却又想无限推迟那一天的到来。

接下来的日子，他开始有意无意地想要在夏油杰身上留下自己的存在证明。他想让他记得自己，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好像他总害怕夏油杰忘掉自己。他要夏油杰记住他，记到骨子里，最好下一辈子也能记得他。五条悟固执地认为，夏油杰在他身边或者不在身边的时候，他都应该记得自己。他还送对方一对耳钉，后来他意识到夏油杰不喜欢照镜子。那么他便不能每天看到自己送的耳钉，五条悟又自顾自难过来。

于是五条悟扔掉了夏油杰所有的衣服和鞋子，然后像从服装店进货一样把购物袋里的东西都扔在床上。

他用疯狂的消费意图进行些某种远古的仪式，然而夏油杰对此没有丝毫反应。

而当他发现夏油杰又开始外出活动了，便开始紧张起来，用各种各样的借口黏在夏油杰身边。

夏油杰自然知道他的用意。五条悟知道，他聪明，他和自己一样聪明。

当夏油杰又一次意图出门被五条悟拦下后，他也气笑了，抱臂看着五条悟：“我以为你能理解，我以为你不在乎的。”

“就我们两个不好吗？”

“看，你还是怕我。”

“我怕你离开我。”虽然警察已经撤去了大部分监控，但仍有一两个警员会在他公寓楼下监视。五条悟知道，夏油杰肯定也知道。

“这可和你当时对我的承诺不符啊，你说过把我真正想要的带给我。你让我不要骗你，你骗了我吗？”

五条悟知道夏油杰不会听自己的，便拿起放在玄关的夏油杰的鞋子，把它们扔了出去。

“不要再出去害人了。”他沉声道，但这其实毫无攻击力。

夏油杰还是笑，笑着摇头：“你真可爱。没有鞋子难道我就不能走路了吗？你心底知道你应该怎么做吧？砍断我的腿，或者直接杀了——”

“够了！”他掐住夏油杰的脖子，把对方狠狠抵在墙上。

“咳——咳咳。”在除去一瞬间的不适和惊讶后，夏油杰看着盛怒的五条悟，倒是满足地笑了。

五条悟也在这段时间两人撕破脸皮后的相处中，无比清楚地意识到夏油杰他就是在受苦。他把这份苦楚当作获得某些作用而付出的代价。他想要泯灭自我。

他松开了夏油杰，接着开始疯了一样的砸烂周围所有的家具，似乎想要通过这种方法震慑到夏油杰。他把茶几踢翻，把餐桌推倒，把椅子拿起来到处挥舞着，接着砸坏了电视，却在打碎镜子，使得玻璃碎片飞到夏油杰身上，划伤他的手肘时惊慌失措。

他现在只能感受到痛苦，他的全身上下只有痛苦，他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把这样的痛苦传递出去。可当这痛苦真的要触及到夏油杰了，他却更加痛苦了。

他的手仍握着椅子的其中一脚，手心火辣辣地疼，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眼含着热泪小心翼翼地望着夏油杰。

夏油杰沉默着侧身对着他，就是不看他。他手肘的血滴在地板上，脊背微微躬起，看起来瘦得可怕。五条悟原来觉得夏油杰周身都是静的，呼吸是静的，抬眼是静的，心跳是静的，就连血液流动的声音也是静的，这样的夏油杰就像一尊石膏塑像了。现在五条悟觉得自己错了，夏油杰不是什么石膏，他那么脆弱，又天生有害，他就是塑料，是深埋进自己肉体土壤中的有害垃圾。

屋外的风刮得很大，但那是夏季的风，不管怎样都算不上凉快。窗户明明只开了拳头大小的空间，风却把窗帘都吹了起来，窗帘是被捆好的，从空中落下的时候打翻了沙发旁的台灯，灯泡碎在地上。

大雨就是在这一刻下起来的。

12.

他是在学校旁拦下那女孩的。

观察她是从半月前，自己重回盘星教时开始的。女孩的父母带着女孩来参拜，聆听布施讲道。

那女孩不过七岁，却过分文静了。那时在盘星教的大殿内，夏油杰主动与她搭话，她却头也不抬，声音也小如蚊虻。

在经过一番考察，选定女孩作为自己下一个催眠对象后。夏油杰在这天放学后牵起女孩的手，带她走到一条河边。

夏日的阳光洒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他们坐在河边碧绿的草地上，太阳渐渐西斜。

他轻轻拍着女孩的肩，柔声道：

“休息吧，休息吧，闭上眼睛，像做了个美梦，舍弃所有思想的束缚，想象你是一阵清风，你是透明的，无形的，你已经脱离人的形象。没有审判，没有号角，没有镰刀。你是轻轻一缕风，你飘到了我的怀中。”

“来，来到我的怀里，你可以休息了，好好的闭上眼睛。像洗完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喝上加了蜂蜜的牛奶，房间里的空气净化器无声地开着，空调是你最喜欢的温度，你钻进你熟悉的被窝里。

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你什么都不用想。过去未来，生命死亡，太阳月亮，你只需要做一个梦，一个你最渴望的梦。在梦里你被天使的爱包裹着，你无所不能，你充满勇气。”

他轻轻抱着那孩子，自己的内心倒也出奇平静。多么温暖柔软的存在啊，只有对于孩子，你可以全面掌控他们的权力与温情。

夏油杰在这时突然想起五条悟的怀抱，同样温暖，却又霸道，带着一种想要把他嵌进身体的恨意。

恨意，恨意倒是最好操控的情感之一。夏油杰内心清楚这一点，既然五条悟不惧他，便就想方设法希望五条悟恨他。

他甩甩脑袋，把关于五条悟的影像丢出脑海。做完一切后他起身离开了河岸。走出去几米后，他又回头看了眼女孩的背影。

第二天的社会新闻里，出现了杀死养父母的七岁女孩。

下午六点的时候，是天光变化最快的时候。云层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化着，五条悟只是凝视着投射在墙壁上流动的光影，明明自己坐在沙发上，房间却好像在轨道上前进。从那墙壁上的光影看过去，就像火车车窗外倒退的风景。

他突然明白一切都是流动的光与影。

夏油杰回来时，五条悟正坐在茶几前，电视遥控板在他手边，电视却是关着的。他面前新买的茶几上摆了个玻璃杯，一个白色的盘子，里面是切成片的苹果，但果肉已经由于暴露在空气氧化出现了棕红色的纹路。

不等夏油杰开口，五条悟先一步说：“我看到了。”

“嗯？”夏油杰站在玄关，一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五条悟抬眼看他，进一步解释：“那个女孩，我看到你和她说话了。”

“是吗？”他浅浅地笑了，不急也不慌。

“你对她催眠了吗？”

夏油杰仍站在门口，微笑着：“我对她做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认为我做了什么？”

五条悟生气了，不，其实他一开始没有感觉生气了。他只觉得烦闷，接着他意识到他讨厌这样，他不想这样。后来他才明白自己是生气了。他到底是对生气这种情绪陌生的，因为很少遇到让他真正不如意的事。

他无意识地撇着嘴，以一种委屈的姿态看着他。

夏油杰就靠在门框边，歪着脑袋看他。却又像住进画框里，他们之间有千里远。

“为什么？”他带着哭腔问。

夏油杰不回答，他便继续说：

“我以为你已经收手了。

“我以为你不会再做了。

“有我你不够吗？”

夏油杰在这时走近，坐在他旁边，俯下身子看他，耐心询问：“你难过的是，我催眠了别人吗？”

五条悟沉默地摇头。

夏油杰叹了口气：“我只吻过你。”

良久，他又说：“你和他们都不一样，我允许你夺走我的肉身。”

“我不明白。”五条悟疲惫地看他。

“你会明白的。”夏油杰如此笃定。

“我被你催眠了吗？”

夏油杰笑了笑摇摇头，上前先是捧起五条悟的脸，吻了吻他的眼睛，接着牵起他的手。

狐狸，五条悟在心中大叫，他是狐狸，要吃骨吸髓的狐狸。可却陷进对方的柔情蜜意里，一点移不开眼。

“我不会撒谎，悟，我答应过你了，不会对你撒谎。我只是讲述我认为的道，我是个严肃的布道者，只是有人觉得我布的道不是公众眼中的道，我便成了催眠师。”

说到这，夏油杰话锋一转：“你想听我是如何看你的吗？”

五条悟沉默着点点头。

“每一次你说无聊的时候，每一次你用任性当测试绳时，我看见的不是你的肆意。而是一个永远孤独的，不认自己的来路，也找不到归处的孩子。无论你怎么掩盖自己，你的本质都是孤独的。你的灵魂缺了一块，你将永远受这种孤独折磨，且你将永远不会感到满足。”

“在你眼里，”五条悟艰难地开口，“我也是一个适合催眠的对象吗？”

“我都说过了，你和他们所有人都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你是唯一一个主动找到我的。”

“什么意思？”

夏油杰转头，把视线对上关掉的电视机，里面倒映着自己和五条悟模糊的影子。他一边回忆一边说：“我催眠了很多很多人，如果我发现有人在无知觉地承受苦难，我就想去帮助他们解除心灵上的负担。但悟不一样，悟是主动找到我的。那天在海滩上悟遇见了我，我那时确实想死，因为我第无数次梦见了母亲。那是我第一次催眠，也是唯一一次失败。”

“失败？”五条悟不解。

夏油杰淡淡地说：“是啊，因为我希望母亲杀死的人，是我。”

事实却是，母亲用刀在自己面前捅死了父亲，接着挥刀劈向她自己的喉咙。

母亲的身体在他眼前倒下，鲜血从刀下汩汩流出，开始是一些喷溅式的血，估计是砍到了大动脉。但因为有刀口阻塞，喷溅得并不夸张。鲜血很快流了一地。当血即将流到自己脚边的时候，夏油杰做出了决定。他转身离开，并报了警。

“我那天跳了海，但是没能死成。于是我就又明白了，我无法自杀。我催眠得了别人，但我催眠不了自己。无论我心里有多大的求死的欲望，我都耻于自杀、畏于自杀。那时候你便出现了，身上有大海的味道，或者说不是你的味道，本来那天我们就在海边，我闻到的应该是海本身的味道。”

“所以你那时候就选中我了？”五条悟问。

夏油杰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伸出右手，正如他们第一次见面那样。

五条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还是握住了夏油杰伸出的右手，这也是和他们相遇时那样。

“你好。”夏油杰握了握。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感觉我手心的温度是什么样的？”

“温热的。”五条悟答道。

“握手是催眠师入门的第一课，”夏油杰解释道，“告诉你几个诀窍吧，催眠状态有五个征兆——身体温暖、眼皮跳动、流泪、眼白呈红色或粉红色，眼球向上看。我当时就是这样催眠的我的母亲。”

“握手？”

“是的，通过握手。”夏油杰点头。

“你……”五条悟支支吾吾的，“你怎么就说出来了，你不怕我录音吗？”

“我相信悟，而且，在本人未知晓情况下录音是不能作为法庭证据的。”夏油杰依旧平静，“再说，你怎么知道你现在没有被我催眠呢？”

说完他打了个响指。

五条悟懵了懵，可眼前的场景并没有改变，仍旧是笑脸盈盈的夏油杰。

“骗你的。”夏油杰笑得像个恶作剧得逞的小孩。

五条悟有些委屈，脑袋耷拉下来，上前一把抱住夏油杰。

“好啦，这是怎么了？”夏油杰拍拍他的背。

“好害怕。”他嘟囔道。

“害怕我吗？”

五条悟摇摇头，下巴埋在夏油杰肩窝。

“你听，我心跳得好快。”说着，他拉起夏油杰的手，让手放在他心上。

夏油杰又笑，下巴蹭了蹭五条悟毛茸茸的后脑勺：“你这是爱我还是怕我啊？”

“我不知道。”五条悟语气仍旧委屈，“杰爱我吗？”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于我无益。*”说完，他也拿起五条悟的手放在自己胸前。

五条悟感受到胸腔里有力快速的震动，满足地笑了。

第二天五条悟又去了警局，今天是审问那个杀死养父母的七岁女孩的时候。

审讯室里，负责主要审问的是个女警，她拿出一张照片，放在小女孩的面前，温柔地问道：“你有见过这个人吗？”

那是夏油杰的照片。

女孩想了想，接着点了点头。

“他对你做了什么？”旁边陪审的精神医师在这时走了过来，蹲在小女孩的旁边，他拿出一个手电筒，按着开关，使它对着小女孩的眼睛一闪一闪，“他有对你做这种事吗？”

“他是天使，”小女孩坚持这样说，“他是天使。”

五条悟站在房间最深处，沉默地看着一墙之隔外审讯室的情景，眼底晦暗不明。

“啧，还是没有证据，现在他还在你家里住吗？”硝子父亲走到五条悟的身边，向他搭话。

“对。”

“没想到他绕过我们的盯守了。我得想有没有其它办法，比如把他送进精神病院关着。”硝子父亲自顾自地说着，“他有伤害你吗，悟？如果他有任何伤害你的行为，或者你感到受威胁——”

五条悟打断他的话语，抢先说：“没有，什么都没有。”

“如果继续放任他做这些事，我们也要有一些措施了。”

五条悟知道他什么意思，也知道自己不能再拖下去了：“我有办法解决这一切。”

“什么？”

“你们需要相信我，在一周内撤去我家附近的监视。”五条悟这样说，但觉得条件太苛刻，于是又改口，“算了，不用一周，三天就好了。”

“我不知道我该不该相信你。”警视监眯着眼看他。

五条悟也看向他，确信地说道：“到时候一切都会解决了。”

回到家后，他没有告诉夏油杰今天在警局发生的事。他们打开电视，看了一部又一部电影，浪漫的、喜剧的、恐怖的、科幻的。好像不管看什么都不无聊，都可以一直看下去。

到凌晨的时候，客厅里的灯全都关了，只剩下电视屏幕一闪一闪。

夏油杰睡在自己旁边，腿上搭的毯子快要掉下去。

五条悟两只眼睛红着盯着屏幕，上排牙齿紧紧咬着下嘴唇。

他想起当时在杰的家里找到那张旧照片，背面的话他现在还记得——

“请代替我向每一个人致意，我爱他们所有的人。请告诉他们，我的一生是一个巨大的痛苦，这种痛苦是别人不知道和不能理解的。看起来我的一生像是骄傲自大和虚荣的，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我不比别人好。我过去这样说，而且总是这样说的——我在肉中扎了刺。*”

屏幕里究竟在演什么他已经看不清了，等他意识到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哭了。

*1出自哥林多前书 13

*2出自克尔凯郭尔

13.

五条悟睁开眼发现自己在副驾驶座上。

“搞什么鬼啊。”他一边吐槽一边揉着眼睛。

“公路旅行啊。”旁边的夏油杰一只手掌着方向盘，畅快地笑着。

他们坐在一辆老式的福特白色野马上，可能是车子实在太老了，空调不中用，只能打开车窗透气。

路边的风随着汽车的飞驰全部涌进车窗里，他们的发丝被风刮得往后飘起来。

五条悟把脑袋伸出窗外，看着蓝天和白云、山川和峡谷。眼前的场景变幻莫测，似乎只要自己希望是什么，那眼前就会是什么。夏油杰扯了扯他的衣袖，让他小心一点。五条悟只得悻悻地回到位置上重新坐好。

“把你的灵魂给我！”车载CD里的金属摇滚乐团主唱嘶吼道。

五条悟有样学样，大叫道：“把你的灵魂给我！”

夏油杰也大声回应道：“好啊，都给你！”

他空出的那只手伸过去，抓住了五条悟的手。温热的，掌心贴掌心，灵魂似乎就这样通过手的接触涌了进来。五条悟继续想象，他接着想象出了一个气球，于是他把他们两人的灵魂都装在了气球里。又把气球的绳索拴在自己的手腕上，把手腕伸出车窗外。

好啊，这样，就能把灵魂放飞出去，放飞到高空。不，他舍不得放飞。不管那是什么，拴住气球的线、拴住风筝的线、鱼线……那紧紧勒在他手腕上的线，勒出血痕，他也不要剪断。五条悟心中默念：我情愿你飞，你飞到半空就好，让我牵着你。

千万不要远走高飞，千万不要远走高飞。

一眨眼，他们又站在了蒸汽火车的车厢的连接处，轰隆轰隆轰隆，正经过一整片金黄的麦田。车厢连接处是半开放的，只有护栏，因此夏油杰的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

“我们已经认识了十年，今后还要度过更多个十年。”五条悟看着疲于整理发型的夏油杰，突然这样说道。

“十年？”夏油杰一只手掌着栏杆，一只手扶住乱飞的头发，大声说，因为如果不大声一点，火车掠过轨道的巨大噪音就会盖住他的话语，“我们哪里认识十年了，你热傻了吗？”

他上前用吻堵住夏油杰的嘴。吻是有节奏的，他还记得夏油杰的话语。于是，呼吸、吻上去，呼吸、又吻上去。两人的呼吸节奏在亲吻中变得一致，在这一过程中，身体里有更多的东西也发生了共振。

五条悟接着庄严宣告：“十年、二十年、一百年，我认识你，我认识你了一整个世纪！”

“这算什么，是表白吗？”

下车后他们看到焦黄的岩石边有卖熟食的餐车，但车窗的遮光板被拉了下来。五条悟走过去敲了敲窗户，一个脸色蜡黄的瘦小男子把遮光板拉起，狠狠剜了他们两人一眼。

五条悟满不在乎地问：“老板，我们饿了，有什么吃的？”

他敲了敲车窗旁的黑板：“只有蜥蜴。”

于是他们尝了尝老板推荐的蛋黄酱烤绿蜥蜴，一边说着难吃死了一边骑着哈雷驶过血红色的峡谷，天边遍布着橙色的霞光。

“我们在哪里？”五条悟紧紧环着夏油杰的腰，弓着背，脑袋贴着他的后颈，这样问道。

“在地球上没人能找到的地方。”

摩托车开到海边，他们租了艘快艇。

快艇很快驶到了大海中央，太阳已经快要完全落下，夏油杰望着海平线，大海快要吃掉了太阳。五条悟望着那海滩，觉得这里的海滩和冲绳真像。

快艇上夏油杰因为笑得太开心滚了下去

五条悟手里拿着录像DV看着夏油杰出糗而捧腹大笑，不着急，好像知道夏油杰等会儿自己会浮起来一样。

叮铃铃——

可惜的是DV很快没电了，五条悟拍了拍手中的DV，有点着急。DV电量告急的声音，听起来太刺耳了，刺耳得就像闹铃。

接着他很快意识到，那的确是自己清晨的闹铃。

.....

夏油杰早晨醒来的时候五条悟已经坐在餐桌了

他有些惊讶地拉开椅子坐了下来，问道：“你准备的早饭？”

“吃吧，虽然品相难看，但是没毒。”五条悟回答说。

等夏油杰吃得差不多了，五条悟开口道：“你会开车吗？”

夏油杰愣了愣，不知道他为什么问这个，但还是老实回答：“我没带驾照。”

“那无所谓，”见夏油杰没有第一时间否认，五条悟很是干脆地说，“你会开车就行。”

“你要去哪儿？”夏油杰有点没弄明白。五条悟平时去哪儿都是会坐出租车的，没道理突然让自己当起司机。

“你想去哪儿？”五条悟反问道。

夏油杰没说话，就看着他，从那双眼里读出了决心。

“你想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五条悟如是说。

夏油杰没有问五条悟哪里弄来的车，当车发动起来的时候，他便不再迟疑了。是的，这件事本就没有值得迟疑的。他早就预料到，早就安排好。

车从公寓开出去不久后，五条悟已经吃完了一包薯片，在打开一瓶胡椒博士的汽水时，他望着后视镜，提醒道：“有尾巴，你能甩掉吗？”

“没问题。”夏油杰很自信地勾了勾嘴角，在插进一条小路，兜了个圈子，又从一栋大楼的停车场穿出去后，成功甩掉了警方的尾巴。

五条悟检查着后视镜里的影像，确认不再有车跟上来来了。

对于警察的跟踪他也能预料到，虽然自己在警局要求对方撤掉监视人马，对方可是警视监，怎么可能轻易答应他一个休学大学生的话。他都想好了，如果对方执意要跟上来，并且夏油杰甩不掉的话，那么自己就要扮演起夏油杰的人质了。

“干嘛这样看着我？”察觉到余光里五条悟灼热的视线后，夏油杰忍不住问。

“好帅啊杰，你让我怀疑，你原来究竟是个精神医师，还是个黑道分子了，这么容易就把警方甩掉了。”

“别闹了。”夏油杰倒是很冷静，不会因为夸赞而自得，“我想他们应该也是意识到我们发现跟踪了，所以不敢轻易跟上去，怕把我逼急了吧。虽然我是重点嫌疑人，但车上不是还有你吗？不过，这道路上的监控探头这么多，就算没跟紧，他们最终也是会找到我们的。”

“我会在那之前出手的。”五条悟承诺。

“麻烦你了，悟。”

车内陷入一阵沉默，五条悟仰头喝了口汽水，接着打开车载CD，调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哼了两首后，突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又问道：“你之前说，你第一次催眠，是你唯一一次失败。”

夏油杰轻轻嗯了一声。

“那硝子那一次呢？她说你试图催眠她，但她逃掉了不是吗？”

夏油杰笑了：“那是故意的。”

“什么啊，我就知道。”

“我知道悟那个时候已经对我起疑了，想着不如主动暴露。刚好你的朋友来了，我就想，由她告诉你我到底是什么，这样就挺不错的。而不管你怎么接受，下一步我都会被请去协助调查，我也有理由正式离开你了，你也刚好可以重新回到你正常的人生去。”

“所以你现在是想说我自作自受咯？”

“我让你远离我。”他陈述道。

“骗子，你明明无比需要我，就像我需要你一样。”

夏油杰不作声了，他看着前方笔直的公路。明明已经麻木的心脏，突然开始抽痛起来。

“你是我的青春吗？”见夏油杰不说话，五条悟便自顾自地往下说，好像肚子里憋了不知道多少的话。

夏油杰偏过头看他一眼，眼神柔软，但绝无嘲笑之意：“你现在这个年纪谈论青春，是不是有些晚了？”

“我的青春除了无聊还是无聊，没有挑战性的功课或者活动，没有都市传说或者杀人事件，千篇一律的同学和老师，像纸片做的人偶。”五条悟调整了一下座椅靠背，向后仰倒去，两只手抱在一起枕在脑后，“你会作为我的青春出现吗？青春总是要有什么标志性的人物或事件作为划分的。然后等到那个标志物变成标志物，前进的人回头看到它时，才知道那是青春。我往前走，我一直往前走，回头却看不见我的青春，因为那里没有任何标志物。”

夏油杰却突然笑了。

“你笑什么？我很认真的哦。”

“没事，只是按照你这样的理论，那我也是个没有青春的人了。”

“都要三十的人了还说这种话。”五条悟努努嘴吐槽道。

“不是你在说吗？”

好残忍啊杰。五条悟心里这么想，但没有说出来。他知道只要他现在表现得有丝毫犹豫，夏油杰就会彻底从他生命中消失掉。

“让我们做彼此的标志物吧。”五条悟这样说道。

汽车开了很久，在终于开出城区后五条悟把手机里的卡掰折了后，把它和手机一起丢出了窗外。

“你是要开到宗吾叁道吗？”

夏油杰只是笑笑，没有说话。

“那你不如开到成田机场，然后我们坐飞机逃离这里，逃到没有人能找到我们的地方。”

“笨蛋，我没有护照。”

“那就难办了，干脆我们去坐火箭吧。发射到月球上，咻地一下，我们就上去了。”他说着，做了个火箭发射的动作，右手随着拟声词向上伸去，接着停留在半空，又泄了气似的落了下来。

夏油杰摇摇头，没有理会五条悟孩子气的玩笑话：“在我刚刚来东京的时候，我路过了一片草地。后来我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梦到我是出生在草地上的，周围花团锦簇，虫鸟谐鸣。我在这样美好的画卷中快乐地笑着，任由阳光亲吻着我的全身。”

“所以你想去的地方是一片草地。”

“嗯。”夏油杰承认了。

“这样啊，好无聊，”五条悟仍旧睡在副驾驶的椅子上，翻了个身，“我昨天晚上也做了个梦，我梦到我们的灵魂跑出了身体里，我用一个气球抓住了它们，拴在我的手腕上。”

夏油杰听着，轻轻叹了口气。但说实话，那到底是叹气，还是一片沉重的呼吸，五条悟也不太明白了。

等他们刚刚好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天空正好落起了小雨。

“天气预报说后面都是大晴天，这或许是梅雨季的最后一场雨了。”夏油杰先下了车，抬头望着灰蒙蒙的天，有几滴雨滴在他眼窝里，他垂下头，那眼窝里的雨滴像泪水一样流下来。

他们出门的时候没有带伞，谁会在这种时候还记得带伞呢？

五条悟在他后面下了车，很快走到夏油杰身边：“当时我又找到你，你是什么反应？”

他看着他，深深地望着他，在夏油杰认真的时候他的眉头是微蹙的，像总在思考着什么，又好像总在悲悯着什么。什么反应呢？夏油杰回忆起来，或许是长久以来的痼疾终于找到了它的主刀医生。

于是他开口：“我想，如果能被悟杀死的话，倒是个不错的结局。”

五条悟沉默地拿出藏好的一把枪。

夏油杰略微有些讶异，又好像责怪似的摇了摇头：“你不该用枪的，这是非法的。你可以用毒、用刀、用锤子、用榔头。但枪最糟糕，你后面会很难解释它的获取渠道。”

“我既然都要犯下杀人罪了，获取枪支又算得了什么呢？”五条悟检查着手枪，子弹已经装好上膛，保险栓也打开。他在美国练习过射击，也接触过枪支，这不是他第一次用枪。他尽量平复着呼吸，希望手不要再抖了，“枪比较好，因为只需要咻地一下，很快地，一切都结束了。”

“你甚至不会感到痛苦。”怕夏油杰不信服，他又补充道。

“我又不是怕痛苦。”夏油杰低垂着眼。

五条悟不理，他主动上前一把抱住夏油杰，接着吻他鼻尖上的雨滴，睫毛上的雨滴，湿乎乎的，好像不是雨落在他身上，而是他浸在雨里。

枪声响起的那一刻，惊扰到了在巢中避雨的麻雀，它们一下子从树上飞起来，扑打着翅膀飞向高空。

他吻着夏油杰太阳穴上被伤口烧焦的伤口，好像亲吻一朵玫瑰一样轻柔。此时尸体的温度还是温热的，他却感觉不到夏油杰的存在了，就像他感觉不到自己被后座力震得麻痹的右手一样。

他是被死亡的树脂定型的昆虫。恍惚中他似乎还能听到夏油杰的话语，在他耳旁化作风、化作雨，那个声音说：

“基督教相信原型与重复，相信永恒，相信上帝之爱带来生存之苦，死亡不是那个终点。即使上帝用最无情的手段剥夺他对生命的所有欲望，子民却继续相信上帝就是爱，上帝做这一切都是出于爱，这样的人就成了天使。可在尼采吼出上帝已死的话语后，通往天国的桥梁就垮塌了。现代人已经变成历史的人，脱离了原型与重复，拒绝崇尚苦难，却始终无法对抗上帝之缄默所带来的生命无意义的思考。于是想死的人变多了，这背后，原初的死亡的欲望，是否是对天堂的乡愁呢？现代心理学中，对天堂的乡愁被解释为重回子宫的渴望，对原始灵魂的渴望被解释为回归集体无意识的本能。在基督教用语中，绝望是对于最严重的精神上糟糕状态的表述，而对此的医治则恰恰就是去死。绝望乃是一种致死的痼疾。绝望是精神中、自我中的疾病，其可以分为三重：绝望地不自觉地具有一个自我；绝望地不想要是自己；绝望地想要是自己。我要做什么呢？我想要寻找人本初的东西，死亡的欲望，破坏的欲望。把人撕破了，把人皮给撕破了，露出里面的灵魂来，如果灵魂真正存在的话。催眠从来不是植入命令，而是让他们的欲望警醒。我舍弃了我的身体，我是照出你们本我的镜子。那么谁来结束我呢？我自己无法了结我，因为我有自己的道要去做。只能让别人出手，结束我的绝望，我致死的痼疾，我死而不能死的欲望。”

五条悟重新抬头望着落雨的天空，深吸一口气。雨滴落在他的皮肤上，像夏季的刺扎进了他的身体里。那深埋在他体内，内脏无意识的地方，那份由夏油杰留下来的潮湿，已然化成河水，在他身体中流动起来，于是他彻底明白了，明白了夏油杰所有的话语。

这时候乌云倒飘走了，天光透过分开的云层照在他被淋湿的身体上，远方传来警笛的声音。

他仿佛能从天光中看到自己的灵魂缓缓上升，并闻到一切与生命有关的味道。

哥林多书已经说了——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

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他开了我的眼。

在此之后，五条悟逢人便这样说。在高墙里，在铁窗里，在被限制的无垠的世界里，他逢人便这样说：

“他开了我的眼。”

xx.

不久后，一份录影带被送到警局。

播放录影带，里面是已死的东京连续催眠杀人案嫌犯夏油杰的认罪供述。

在影片中，他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录像机面前，在表明清楚自己的身份后，详细阐述了自己是怎么利用催眠教唆杀人，其中包括教唆五条悟杀死自己的行为。

有了这个录像带，几乎所有涉案嫌犯都在律师的帮助下，受到了减刑或者豁免。同时已有专人安派医疗团队跟进嫌犯的后续精神问题治疗。“东京杀人病毒”的都市传说，就此彻底落下帷幕。

只有五条悟不承认自己被催眠，并拒绝减刑。